



編輯人 姚 拓
 牧 羚 奴
 周 喚
 白 姪

216 期

蕉風月刊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DECEMBER 1970.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4714

定價五角

蕉風月刊 二一六期 目錄

創作

封面設計

牧鈴奴

那年的草色 05 乃健

清晨漫步 07 尤妹

白色的網 09 沙燕

趕路 14 水生

昨日·今天 16 溫祥英

白汽球 67 黃戈二

我的懷念在雲南園 83 影

詩創作

存在之外 21 周喚

蹻音 24 溫任平

站在河中 26 陳政欣

本事之二 65 冷燕秋

葉子的故事 81 歸雁

日本名作家三島由紀夫專題

無情的孤單 86
秋 紅
家鄉 92
飄貝零

切腹 28
行雄譯

走入金閣寺 33
南子

那一刻 38
流川

一個武士的輓歌 41
小禾譯

思想·死亡·影响 45
周喚輯寫

名著選譯

尤里西斯 56
完顏藉譯

評論翻譯

生存的困境 59
施繆陀譯

「陰霾密佈」及其他 88
紀岳

詩評論

詩談 69
謝清

風訊 95
編輯室

■15人 15種風貌

15人 15份力量

■看新加坡詩壇的新景象

「新加坡15詩人新詩集」

是五月出版社的新書

這是一本詩的合集

■作者是15個新加坡的詩寫作者

文愷 吳偉才 沈璧浩 完顏藉 林方

孟仲季 牧羚奴 南子 流川 夏芷芳

莫邪 賀蘭寧 零點零 綦綦 謝清

■這本書高8½吋 闊8吋 207頁

封面皺紋卡紙 內文80磅書紙 線裝

內收詩作144首 15幀特寫照片

還有一篇20,000多字的15人合序

■這本書從選稿到編排，均由各詩作者自行處理。

編務由賀蘭寧負責，攝影由謝進才負責，設計由牧羚奴負責。

■定價每冊5元

■郵購地址 Mr. Tan Ah Dek

11. Lorong 27,

Geylang

Singapore 14

乃健

那年的草色

他回到從前的校園，不爲甚麼，除了想捕捉一些過去歡笑的迴響。

那坪綠得油亮的足球場，怕有好多好多個星期沒修葺了，芒草離離的，仍是那年的草色，只是迎風的已不是那年的穗了。這些野草中，有多少是繁衍自過去曾經刺進自己褲管的草籽呢，他想。

雙槓。單槓。雙環。然後是鳳凰木，然後是籃球場。過去就是陰霾的雨天，他情願來到積水的球場打水球，也不願跌在家裏對着書本發呆。他那顆心，那顆不定的轉石，最怕攀上斑斑的蒼苔。那些濛眼的雨，那些背心裏擰出來的汗，不知後來蒸騰爲那朵雲，不知曾經在多少個雨後，在那處天邊砌一弧長虹？

擱過頭來，校舍峨峨。過去每次爬山，他最愛在山腰小憩時，佇立在突兀的岩石上，眺望腳底那灘玩具，從中辨認那座工字形的積木。整整八年了，一隻螞蟻，天天在那裏竄來竄去，覓些光，覓些歡笑，覓些輕歌，在心裏貯糧。前排教室樓上最左那間課室，每個假期都成爲他蜃居的穴。一大清早就帶了書本來，把緊閉的門撬開了，躲在裏面消磨整個炎熱的白天，在合拚起來的木椅上睡一個濃濃的午覺。那些木椅的隙縫，不知嵌着幾許鼾聲和夢囈？他在那張方桌上，不知塗了多少小小的詩，寫在拍字簿上，放在抽屜裏，天天拿出來讀了又讀，塗了又塗。抽屜裏盡塞滿了大堆搓皺了的廢紙，以及搓皺了的生澀的感情。午後的校園靜得像深山裏的禪房，他那顆浪蕩的心，就在這種自我放逐的孤寂中坐禪。以後縱然他一度生活在落拓中，孤雲野鶴的日子裏，他仍能保持一份灑脫的怡然，一份莊子的坦蕩。

教室前那排大樹，甚麼時候已蔚成翳翳的濃蔭？過去他還曾經在那兒鋪下厚厚的紙皮，躺下來觀星

呢！過去那些像殘餘的白花，開在疏枝上的繁星，現在透過葉隙，該會眨得像繁枝裏那松鼠睜眼的吧？他想。那位自然科學學會的主席，已經去了澳洲幾年，而那班朋友，也都飄泊在不同的經緯上，聆着不同的州郡，不同的土壤，呼吸着不同氣候的風，頂着的藍天，飄徙着不同的雲朵，只有頭上那些星座，隔着千哩萬哩，在東半球或者西半球的夜裏，天蠟還是同樣的天蠟，獵戶還是同樣獵戶，天狼還是同樣的天狼，這些星都會像大小不同的棱鏡，在他們仰首時，收集着他們的目光。這些年來，那些朋友，有的在南回歸線上，有的在北回歸線上，經過這些年月的風雨，在仰首飲一天星斗的寒光時，怕沒有幾個還能懷着當年的豪情了！

體育館巍巍的立着。幾年前，當體育館的磚磚瓦瓦還是沒有混凝的洋灰和幼砂時，那裏是一大片荒地。一排高大的雨樹，蔭庇着幾個積水的窪地，下過幾陣雨後，都潤澤成水塘。他們剛轉學到這裏唸書時，最愛在塘邊打石彈子，常常故意把別人的石子彈到水塘裏去，氣得對方鼓着腮，像開旗的鬥魚；扭打之後，總是吸溜着兩條黃綠的鼻涕，吸溜着兩條蠕動的菜虫回家。想到這裏，他不禁從心裏笑出來。童真、稚氣、刁鑽、野蠻，以及其他小插曲——書包給人偷了，鋼筆掉了，鞋子只賸下一邊穿回家，校服撕破得像電燈桿上的紙鷩；這一切這一切，不知給母親多少大傷風，老師多少的扁頭痛！

他的視線游離着，向着天外逸去，那脈連綿的西山巍然聳立。畢業前幾個月，有一天山巒的叢林在炎暑之下意外燎燃起來，燒焦了大塊油綠。春風化雨，幾年光景，綠樹又再成蔭，過去的焦痕呢？當年的一些得意，一些失意，當年一些十六七歲青澀的感情，鹵莽的衝動，而今都不是蕩然了無痕嗎？獨對青山一脈，他豁然覺得自己就是山中的一株樹，落盡過去的枯萎，落盡秋黃，讓過去的幼稚和無知，來滋養一個新生和茁壯的自我。

他在草地上坐下來，隨手拔了一根草莖銜在嘴裏。草地上四處都是蚯蚓翻起來的新土。真儂勁呀這些蚯蚓，日夜的吞食土壤，以為有一天能吃盡整個大陸上的州郡，像他一樣，曾經暗地裏打算讀遍所有的書。或許就是因為有這股儂勁吧，在畢業之後那段落拓的日子裏，他天天背靠着書廚，在圖書館向東的窗下讀書。窗外，金合歡在風裏搖曳着滿樹的陽光，幾隻斑鳩啁啾着。而他，總在嚮往一雙撲日的翅膀！

四野很靜，在校園裏，他支頤而坐，望着草地，深深的陷入冥想。旁邊一隻麻雀，斜着頭瞟着他，或許正以為那是一座剛剛塑起的銅像！

尤 妹

清晨漫步

清晨，小販的聲音由遠而近，把我從夢中叫醒。我穿好衣服，獨自離開住室，走到街上，看看腕錶，不過六點半鐘。可是，在這朦朧的街上，一切都蠢蠢的動起來了。

第一班開出的巴士裏，擠滿了形形色色的人，但以學生佔多數，其中有幾個睡眼惺忪的男女，一面看着報紙，一面在打着呵欠。

白粥的攤子上，圍滿了一群苦力，在匆忙中把肚子塞飽，然後各人去找各人的生活。那公共的水喉邊，肩着水桶的女人早已擁成一團。

跨過一條柏油路，繞過農田，沿着山邊小徑徐行。我漸漸地走進綠葉成蔭的山谷，來到一條小溪邊，那裏野草沒過了我的小腿。微風吹來，不知名的小花凌亂地點着頭。溪裏，晶瑩的流水，靜靜的由我腳邊流過，經過舞動的水草，經過無數的小沙丘，它伸出玻璃似的手臂，拍着沙丘的胸膛，擁抱着水草的細腰，發出淙淙的聲音。它好像在耳語；看哪，我不會停息，我帶着昨日的哀愁，今日歡笑，帶着這朝晨利那的希望，帶着人們枕邊的好夢，帶着全宇宙的生命穿過幽暗的石隙，流過無數的山坳，涉過湍急和緩慢的山澗，我也沿着農田走過恬靜的鄉村，不斷的流，流到遠處，流到茫茫的大海去。

我坐下來，一陣涼風掠過叢林，一隻小虫掉落水裏，爲着撈救那將沉溺的小虫，忙亂撕下一頁拜倫

寫着「非我薄愛人類，但更愛自然」的詩句，摺了一隻無篷的小船，我隨即囁起咀唇，輕輕地吹去，紙船飄向溪心，那不可拾的，那滿載人們好夢的流水，使它旋轉，又輕輕帶去！那救不起的小虫，在漩渦裏打了幾個轉，沒有號啕，也沒有哭泣，無聲無息的沉下去了，和泥、沙、腐物混在一起了。

我躺着，讓時間靜靜地流過，突然，空際傳來嘹亮的音樂，那是掠過天邊的雲雀，用羽翼牽出朝陽的第一條金線。微風踏着輕盈步伐，在草叢裏走來又走去，不知甚麼時候了，朝陽以銀色的絲網罩住了流水，罩住了沙丘，罩住了水草、紙船和我的眼睛。一朵藍色的小花，無聲的覆在我額頭上。

宇宙的生命在陽光的懷抱裏，悄悄爬起。小藍花在眨着眼，巨樹伸欠着腰軀，多少躊躇滿志的、背着變手的昆虫，沿着小草作橋樑過去了。多少翻飛在花蕊叢中的彩蝶掠過我的眼前，由小溪的兩岸飛過去了。我對着清風抒出一聲嘆息：甚麼是青春，甚麼是才睿，爲何我總徬徨在這岸邊？我好像聽到哼唧聲，黑蟻，一群群在搬運某種細小的白骨，多少背着玉米和虫屍的甲虫，失足落到溪水裏，多少微細的嚶嚶聲，它們或爲衰老生命的死亡而滴辛酸熱淚。我細眺小溪的一端，那裏溪水突然平靜，一隻高亮的蝸牛，正在慢慢地爬過溫暖的圓籬。我又看見一個慈祥的婦人，用她的鋤鑿，翻動了如茵的園圃，她檢起了滿筐的幼芽，預備種植在溪邊的土地裏，滿筐的幼芽，悄然漏去幾顆，帶着黑色的泥漿，靜靜的流下去，啊！這些最可愛的生命。我環望這玻璃似的，半圓的天幕，沒有一隻飛鳥，沒有一聲虫鳴，一朵薄薄的白雲，靜靜地，平和地飄散，這是生命美麗的溫室，時間的乳汁潺潺潑地在脚下流過，所有宇宙的生命都在欣欣成長啊！我陶醉在這自然的美景裡，在這恬靜的小溪邊，忘却了歸途，沉沉的睡着了。

白色的網

從陰霾的椰林下走出來，我一直徘徊在這椰園口的岔路上；這許多曲折的道路，一條可以走向前面那波光閃閃的渡口，一條沿着河岸，延伸向別人的椰園，另一條也是如此。

一種迷茫的感覺像霧一般的籠罩了我整個的心頭，擺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白濛濛的，我應該走向那一條，我心中應有一個抉擇；因為我已經離開了這片李老頭兒的椰園，那屬於我的工作崗位。因此，我必須在這一剎刻決定我的去向。

我猶豫了好久，最後還是決定走向渡口，因為這兒已沒有值得我再留戀的了。

當我來到渡口時，我看見渡口旁的小茶肆裏，那個肥胖的店主見了我就說，芭尾的金老頭找我，要我在茶肆裏等他。

金老頭兒是一個怎樣的人，我不很清楚，過去我在李老頭的椰園幹活的時刻，我曾經見過他好幾次，但我們很少交談，我只知道他那黝黑的臉上滿生了灰白濃密的鬍子，蓬亂的頭髮；像一叢亂草，乾燥而變成了灰黃色。

依着角落坐下，我不去想李老頭，也不去想金老頭，更不去想些什麼，我只把視線投落在波光閃閃的河水上。一艘渡船正徐徐地，朝向河的彼岸移去；而彼岸的渡船也正朝這兒開來，卜卜的馬達聲，在

閃耀的河面吵雜的喧嘩。

不久，我就看見金老頭坐着那架古舊的車子，停在茶肆的門口，他慢吞吞地下了車，朝我走來。
「我知道你現在有空閒，幫幫我好不好？」

他劈頭就說，並以灼人的目光朝我打量。我不喜歡他這種眼光，好像對待一個囚犯似的。

他告訴我，他正準備買一輛貨車，由我充司機，載送椰子到各地，至於園坵裏的事，則不必我管，只不過，目前由於貨車還沒有買。因此，我必須幫他先記賬目，和理一些零碎的事情。我想，這條件倒還不錯，於是，我答應了他。

接着，他又告訴我，他的椰園有多大，住的房子有多寬闊，並且，還向我誇耀他的財產一年比一年又增加了多少，他那唯一的女兒是如何年輕漂亮。……我不知道他說這些做什麼？

金老頭說得不錯，他的房子確實很大，只不過，模樣却顯得非常古老而又古舊的建在他那陰沉而又茂密的椰林裏。它是一座浮腳式的板屋，共有五個房間，一個很大的客廳，客廳裏供着許多神像，所觸目的儘是一片紅色，叫人心裏感到極不舒服。那五個房間住着金老頭的一家三口，每個人都佔了一個偌大的房間，只有我那個房比較小。

此外，金老頭另外還有一個長工四叔，但他並不住在這間古老而又陰沉的屋子裏。他住在附近一間薰焙椰子用的小屋裏，那是由於有時薰椰子時他需要照拂的緣故。他比起金老頭還要給人親切的好感，也則爽風趣得多了，不像金老頭那張繃緊的臉，像充滿雲朵的天空，難以投下一絲的陽光。

金老頭本身是一個陰沉沉的人，他的老婆却比他更甚，她的那張尖瘦而又充滿綉紋的老臉看來就有一種令人極不舒服的感覺；而那雙細小如鼠的眼睛却不時滑溜溜的閃動着，可不知正在打着什麼鬼主意。她的那張嘴巴可十分尖酸刻薄，要是偶而得罪了她，就好像纏上了一個冤鬼似的。

除了空閒她的那張嘴巴不肯饒人之外，喃喃的唸經也是她早晚所不能缺乏的；原來客廳裏所供奉的許多神像都是她的傑作，有時看她那種對神痴迷的樣子，我只有感到噁心。我想，像她這種人，神會保佑她才怪。

我很少見到金老頭的女兒，聽長工四叔說白天她不是躲在房子裏，就是靜悄悄地走到椰園外的河岸去，在那兒編織她絢爛的夢。她是一個痴痴呆呆的女孩，在她八歲那年不知怎地忽然生了一場大病，照過許多中西醫都不見好轉，後來她的母親去問神，神說她犯了邪，難以解除，必須穿白色衣服，邪魔才

不敢侵犯。而後來，她的病雖然復原了，但她的神志却是不清，有時會喃喃自語，有時靜得出奇，有時狂笑，有時痛哭。

而就在那天午後，我從椰林回來便看見了她。她坐在客廳裏，臉上籠罩着一層迷茫的神色。她的姿態，她的表情，她的那種迷茫的神色以及她穿着的白色衣裙，令人看來不禁都會感覺她是秀麗脫俗的，猶如一個純潔的女神；當我接觸她那雙烏黑的眸子時，我發覺她也呆呆地望着我，好像我對她來說是一件新奇的東西；但我並沒有望她，我只是感到奇怪，雖然她的母親是那樣令人討厭，然而，她却恰恰相反。

自這一次之後，我便常常看見她，有時是在客廳裏，有時是在椰林裏，有時是在河岸邊的那片突出的嶙峋礁石上；每次，只要有一個白影子在我眼前一閃，我就會聯想到那就是她；而每次，她總是以那種迷茫的神情朝我瞪視着，並且，久久才離去。

我的房門是沒有拴住的。有一個晚上，我從夢的邊緣醒來，睜開眼，在朦朧的燈光裏，我忽然發現有一個白色的影子靜靜地默立在床沿，一雙烏黑的眼睛朝我呆呆的瞪視着。我被她那種幽幽的模樣嚇了一跳。她也許是發覺我醒來，於是又惻惻地走了出去。事後，我也沒有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來。

在金老頭的椰園裏工作，名義上我是幫他料理賬目，但却什麼事情都必須做。每一次從椰子採摘、去皮、薰焙以至銷貨，我都忙得不可開交；而他本身，除了有時候幫忙之外，他大多駕着那輛古舊的車子這兒走走，那兒蹣跚，白天很少看見他，只有晚上，他才蹣跚地出現在客廳裏，而且，有時候總帶着一股濃郁的酒氣歸來，使那變本來灼人的眼睛，睜得更圓更可怕。

三個月過去了，我發覺金老頭並沒有實現他所說過的諾言——購買一架貨車。於是，我尋找一個機會向他提出，但他却說，買新的太貴太不合算；而半新舊的却仍在尋找中，因此，還得慢慢尋找。

他又向我說貨車是一定要買的，至於錢，那更不成問題，他的椰園這樣大，他的存款若干，他的……我沒有再繼續聽下去，我不知道，他又說這些幹什麼？

一天午間，我正在統計那一個月的出貨單，忽然聽到金老頭的寶貝女兒又笑又哭的在她的房間裏高喊着，我不知她在喊些什麼，但我明白的是，她這樣歇斯底里的哭喊，在我來說這還是第一次。

我發覺她慢慢地走出房來，站在我旁邊，狠狠的衝着我說：

「你這魔鬼，你……你給我滾……」說罷，她一反過去的常態，倒像是一隻猙獰的野獸，揮舞着

雙手，撲在我的身上。

我努力掙開她的擁抱，趕緊走出門去，但她却跟了上來，爲了擺脫她的跟隨，我們一直在椰園裏追逐。

她一直這樣歇斯底里的哭、笑、喊，直到那天傍晚才靜止下來。

而自從這事發生過後，爲了避免她再發生全樣的事情。因此，每次，我看她迎面走來時，我總儘量的去避開她；而却想不到的是，她却如影隨形地跟隨着我，我走到那裏，她就跟到那裏。有時，我要費好大的勁才能擺脫她那白色的影子。我想，等到買了貨車之後，就不怕她再繼續糾纏了。

不覺又幾個月過去了，可是，對於購買貨車的事，金老頭却是隻字不提；只是最近的一些日子來，他已沒有像以往那樣整天都在外面，而時常在椰園裏巡視着，那情形就好像是一個獵人，正窺視他的目的物。

照例，我們每一次銷貨之後，都有好幾天比較輕鬆的日子，我爲了怕那白色影子的跟蹤，大清早我就走到寧靜的河邊來，躲在岩石後面，享受這一片真正屬於我的寧靜。

這是一個晴朗的日子，河潮輕輕地拍擊着岩石，發出輕輕的低唱；而岸邊的椰林也以單調的旋律，與潮水互相呼應。在這自然的樂聲中，不知經過了多久，我忽然發現一個白影子在我眼前一閃，那又是她，想不到她也尋到這兒來了。所幸，她並不是面對着我，而是向一旁走過去。

她一直沒有回頭，直到遠遠的那片低矮的椰影遮擋了她的身影；可是，沒有多久，我又看見她折了回來，而且，跑得很快，臉上是一片驚惶的神色，口裏也吐着一連串的叫喊；好像遇到了什麼可怕的东西似的。由於慌不擇路，她一直在那些嶙峋的礁石間飛奔，並且，連續的跌倒了幾次，腳踝和手臂都流出了鮮紅的血。

而她彷彿沒有感覺似的仍然繼續飛奔，眼看就要爬上那塊突出的大岩石，向河水裏衝去。於是，我不能沉默了，我必需阻礙她的那種意圖。我連忙走過去，緊緊地拉她的手；而她却不斷的掙扎着，口裏也不斷地狂喊着，而就在這個時候，我忽然發覺金老頭夫婦，連全長工四叔一齊出現在河岸旁的岩石上。

「你……你這禽獸，想不到看你一表斯文的，竟然想非禮我的女兒！」首先，是金老頭的老婆沉不住氣，發出一連串的咒罵，又搶天呼地大哭起來：「你這樣叫我女兒以後怎樣做人？」

金老頭只是狠狠的瞪住我，沒說什麼，而四叔却茫然的，不斷的搖頭。

在那一瞬間，我心裏忽然有些兒明白了。我鬆開那握着的她的手，直朝椰林走去，我已經決定離開這片金老頭的椰林了。因此，我也不必爲自己辯護或解釋。

一年後，我在渡口的一個小城裏遇到四叔，四叔後來告訴我，自從我離開那片椰園以後，金老頭的女兒比以前瘋狂得更厲害了，每天差不多都大哭大鬧幾次。金老頭夫婦沒辦法，唯有把她像金絲雀般的鎖在房子裏。

只是，他們始終找不到第二個可以代替的人。

趕路

夜已姍姍然而下，當我落寞地踏上歸途，摔摔頭，企圖抖擻起已將在夜霧晚風中睡去的細胞，無奈重重的頭盔當頭罩下，疲憊與飢渴，已像虫蟻，蠕蠕然爬滿一身了。

肩晚霞歸去的飛鳥，晚風中交頭細語的野花雜草，夜霧迷朦的青山田野，再引不起我吟詩作文的靈感。

煙葉工廠放工出來的女工，路旁甘榜晚飯後出來散步閒談的村姑娘，亦提不起我男性原始的那股眼

慾。
嫵孌的炊煙，椰林山腳下的阿答屋，牽牛趕歸去的老農，燃起我心中的一個意念——
回家，趕路；回家，趕路。

那輛九〇C的「豐拉」，以四十五時速的衝力，在鄉間蜿蜒曲折的道路上奔馳。
刺眼灼膚炎陽高照的中午，狂風急雨冷入肌骨的雨天，夜風冷霧朦朧的黃昏，我都在趕路。

如說生命是寶貴的，年輕的生命更是可貴；我却把我年輕的生命，每天二小時修養地，讓它腐爛在六十多英哩的路途上。

二年的教學生活，我換過各種生活方式。

在那個樸素寧靜的小山城——馬樟，我住過一個時期，離不開的，還是自己的家鄉，倒不是家鄉有甚麼小天鵝小晶晶勾住了我的魂，也不是家鄉比馬樟好，離不開的是那一些書籍，我性愛買書，平時讀書寫字，偶而想起另一本書對某件事有另一種的說法，或有同樣的資料，非要找來看看，對照對照不可；如書不在手頭，那一整天再無心思做其他的事了。

在那小山城租間房子，除了鋪在角落那片寸半厚的墊褥與幾個皮匣外，別無他物，教半天書，其餘半天實難在這四壁悄然的房內熬得過去。無聊與煩悶的生活是最可怕的。

我亦試過坐「的士」趕路，從家裏趕到車站，等了半小時有時整小時，才等到輛「的士」，車一到郊外，沿途有不少甘榜，有人上車，有人下車，車伕爲多賺錢，有時車後座擠了五六個，悶熱的天氣，人氣臭汗，鄉村人頭髮塗椰油散發出來的「妙」氣，無奈我無文天祥之「浩然之氣」，到了學校，已頭昏腦脹，直想嘔吐了。

因此，爲節省時間，憑着年輕人那股不屈不撓的氣，我自信能每天趕完六十多英哩的長途。

如今，每天自己趕路，我無什怨言，刺目灼膚的毒陽，冷入肌骨的風雨，我都能忍受，當我還年輕。唯一可惜的是，我年輕的日子，寶貴的生命，却讓它每天二小時在枯燥的路途上、車輪下發霉。

每天趕完長途回到哥打峇汝，已是滿城燈火的入夜時分了，沖好涼，吃了飯，躺在牀上，再懶得動彈了。

每天兩小時，日日月月年年，以後若有機會算算生命中的舊賬，這可能是筆重大的損失。

昨日·今天

車以五十多英里的時速，緊抱着那如手臂彎似的大曲。車輪磨擦着粗石柏油路（那沐在夜色中的大街）發出嘶嘶聲。（那熙來攘往的人群）電掣也時不時（那一個身影）殺雞似地叫（那一亮一暗的……）

「停車！停車！」後座傳來母親急切的呼喊，雙手抓緊我的椅背。

我不悅：「轉了這個彎就到了。」

「你就開慢點吧。」旁邊的妻懇求。

「就到了嘛……」我還是注視着前頭，緊壓着車盤向左。車一大段一大段的吞噬着馬路。

母親已俯身車窗外，噁心地嘔吐了。

我猛力踏油門，車如離弦之箭（那一暗一亮的臉孔，圓圓閃光的眼鏡片）。

過了那個大曲，就是一段（那個神情）直直的膠蔭路（我心緊縮）陰陰的，暗暗的。山頭在望了。我更踏盡油門，指針扳上六十，七十，七十五……引擎嗡嗡作響。山頭的中學在望了。耳邊的風呼呼作響，膠林，兩旁的膠林，如夢地，一團團模糊地飄後，飄後，如過去的年華，那十七歲的青春……

「到了，」我興奮地轉向妻，「我倆愛情的發……」

眼前一亮。我怔住了。右脚本能地鬆了油門。車驟然失去衝力，滑行前去。漏了風的氣球，我。

那光萬分刺眼（夜色呢？）就是在太陽黑鏡下（太赤裸的）我也下意識地迷縫起眼睛。而小山城（甜甜蜜蜜）就剝了色彩地裸露在我的眼前；那唯一的大街（多少熟悉的脚印）僵直地死在車下，翻白着太強烈的白光；兩旁木板搭成的店屋（那一間是梅的？）雖然有寥落的幾間新造的、塗紅抹黃的石磚屋，仍顯得鹹魚地蒼白。白光蒸氣中隱現一兩個（陌生的）無所事事的踏脚車者；還有一個拖着孩子的女人（更陌生的）打扮着大城市的裝束，臉搽得猴屁股般火紅（那白哲的圓臉呢？）在搖擺着腰肢，也僅能吸引幾雙慵懶的無光的投視。

這就是夢中的小山城。我猛然把汽車擺到左手邊的屋蔭下，緊急煞車。伸頭却見告示：保留給德士（這鬼地方）我壓着氣低咒。

「你們先下車。」

妻吃驚地注視着我：「怎了，你？」

我不理睬，隱藏甚麼似地翻身開車後門，赫然發現車門外濕黏黏的一片。

「看亦，賤格到連車都不會坐。」

妻一聲不响的下了車，去扶母親。

管她！她生氣時，總是絨熟其口，無限委曲似的。太熟悉了，她這習慣。畢竟我已結識她七年多了，現在，她這沉默的抗議，只給我一份窒息。

我頭也不回，逕自退了車，轉向路對面的白線格內，車幾乎順着馬路的斜度滾落溝渠。我吃了一驚，忙拉手掣。

爲了甚麼，這份不悅？我這不是重臨了嗎？有了汽車，有了大學優等學位，更有了妻子。我昂然踏出汽車。

「大哥，大嫂。」我掛一個笑容。

大哥大嫂露出欣喜，眼裏沒有過去的回憶。過去却潮湧而來，把我溺斃。那戲院，那清晨的後巷，那夜色下的身影。

「……吃飽了才開車去。」

我視而無睹地向大嫂點頭。竹簾下蒼白的光刺傷我的眸子。

我站起來，在店裏踱着方步。母親與大嫂的談話，只是一片聲浪。大哥問起我的工作。我只有苦笑。

「我出去跑跑。」最後我說，看了妻一眼，她也站起來。

「這樣晒……」母親說。

「二嫂搬走了這麼久，看看也好。」

我已跑到大街上，妻跟着。

戲院，木板和白錚堆砌成的建築物，門面是磚的。

「還只是晚上映兩場，七點和九點。」妻沒有任何表示，只從鐵柵縫中望進去。我不知她想甚麼，臉孔毫無表情，雙眼死在圓眼鏡片後。我本能地想握她的手，她却移開。

幾多張？

我伸手入售票處的洞口，我說：兩張。

幾多張？

戲院外，燈光，人們，聲浪。我的心情落寞，人地生疏的蠻不是勁。我的眼睛向人群中搜尋。大哥在我身後。我打不起精神。

兩張、是興都片。管它。我煩悶死了。我是身在小山城中了，但梅呢？我只看見伙計們車衣，輪在轉，布片成衫或褲形。

兩張兩張兩張兩張兩張。

幾多張幾多張幾多張。

兩張。我俯頭望入小洞內。

赫然是梅。那售票間距離着我倆。

那張圓臉，白皙的，那閃光的圓眼鏡片，那額頭上的一撮髮。

我不記得我有否綻開一朵笑花，我不記得我有否重復我要買兩張的要求，我記不起我怎樣取了兩張戲票。我不記得不記得不記得不記得……

而轉過身，梅已在我面前了。

人們好奇地盯住我倆；我被盯死在他們的視線中。你來了。彷彿帶有問號，又彷彿沒有。

我記不起記不起記不起。

那興奮的光，在眼鏡片上，在臉上，在……我忘了忘了……那是一個夢那麼的久遠。

我只記得我走進戲院，我只記得我坐了下來，在銀幕劃破的黑暗中。而前兩排，一張臉轉過來，又轉過去，又轉過來，又轉回去……

而散場後，大哥却帶我從路的一頭回店裏，梅則消逝在路的另一頭。

路的另一頭，是編晒菸草竹筏的女工。妻停了下來，我只有停下。

女工們的手纖巧地游動着，以削好的竹條，削得薄薄的，編織着，編織着一張圖片，有白霧籠罩的山頭，有夜露洗滌的空氣，有我，耐心地佇立在梅的家的後巷中，我計劃着美麗的詩句，我渴望梅的突然露面，我……

一扇後門開了，露出一個頭來。是梅？我的心一跳。妻却没有注意到。她嘴唇緊閉，叉着雙手，看着又好像沒有看着女工們的活動，女工們却投視她陌生的眼光。而我倆是在同一條小巷中，我却認不出那一個後門是梅的了。

我只注意到手襪的骯黃污點，那停滯着一泓泓死雨水的泥沙地，溝邊的熏臭，泥塵剝落的後牆。

我也看清楚了妻的臉，近在眼前，麻面和幾粒黃色白點的暗瘡，隱藏在白粉層後。圓眼鏡片只是兩片死光。

我逡巡轉身向大路走去，妻跟着。又是那僵直如死去的夢似的大路，閃着刺眼的白光，沒有夜色的距離，沒有浪漫的美化。我心絞血。我心絞血。血滴如汗滴。

我會愛上這個小山城，愛上小山城的夜，夜色籠罩下的大街。飯後人們就在大街上散步，三五成群。商店的燈光投射在大路上，大街明一段，暗一段，如夢地分開。那明一段，暗一段，如琴鍵，奏出無聲的浪漫曲。我似乎可以嗅到夜的芳香。

散步着，梅，與一個同伴，我坐在店門前，看着她走近，看着她走遠，看着她走近，那一明一暗的臉孔，圓圓的，皎好的（妻的黃臉）閃光的眼鏡片，垂在額上的髮絲，苗條的身影，去遠走近，去遠走近去遠走近……

丑梅，大嫂喊，進來坐呵。我觸電，我躍起，我走入店內，身後留下一股悵惘。我回頭望妻一眼。她只是跟着，跟着，雙頰的筋肉緊抽着。我又一次失去梅了。

商店是死去的一排排不能吐氣的魚。擺賣的洋貨變黃，樹梔店發出膠屎的臭味，菸葉店一股霉氣。店員們投我倆以好奇的眼光。在此眼光中，我倆的過去被釘死，死在他們的善忘中。我更駝了，後面拖着妻，沉默着，在幾尺之外。我又一次失去梅了。

我的過去也死在赤裸裸的毒陽下的小山城中，當我踏着油門，噴烟而去，後座是母親與大嫂。旁邊是妻——梅。

周 喚

存在之外

「詩人的存在哲學

就是不想死」

——洛夫

不知誰 攪動一江春水

害得母親們哭聲連天

百年的鬱結 在一個偶然裡完成

殺戮之後 許多臉漆上卡膠的存在

由陰暗裡走出 披血去流浪

去涉山涉水走荒山

去域外建造自己的城

——域外的夜雖很撒旦很撒旦

趕生命在崎嶇的路上 踟躕

飲嚙語的日子 也飲自己
風裡 你常不依星斗走踏
不與誰爭吵陽光的多寡
在虫聲獸聲裡寂寞

風起處 鬼火會迫近你小小的影子
傲氣却在那不土那片黑上 飛躍
踢躡裡 把臉朝向天外
不聞血腥與械鬥的 邊陲
在長天一色的飲馬邊陲 向東方
搜集陌生的冷熱 也寫下你陌生的名字
存在會失落 不失落的是意志

沒有選擇 在送葬味道很濃的旅途
你騎上一匹灰黑的銀色馬
死是牠的名字 你騎在死上
你去遠方 滿是腐葉的遠方 尋找存在的路
你愛過恨過死過也活過
你願在域外埋葬自己的聲音
——許多人永發不出聲音
你常凝視自己 問自己是甚麼
實在甚麼都不是

誰也不會使你落淚 除了母親臨終的一瞥

夜掩過你的身影 掩不住你的心靈
你是卡謬的追隨者
在存在與不存在間 觸及美 你願躺下……

溫任平

楚音

第幾夜，我張臂苦修
聽妳楚音像落地的葉

——
李蒼

妳的楚音仍在柵外
去歲便留下的
並且成形了愈印愈深的
憂鬱

妳那雙薄薄的小蠻鞋
的達達的達達地
在乾燥的土地上便揚起了

很多的塵

於是我便猛地噴書

猛地遺忘 雖然有時

仍會不自禁去拔剛露頭的鬚髭

去感受小小的苦楚

而妳的聲音仍在 柵外

都過去了總又回返耳門

妳的傘狀的裙裾

都垂曳得好倦好倦了

風的夜裏

總不成的達達的達達地

澈夜用腳蹀洒滿一地的葉

明朝啊我將無法清理

妳的聲音仍在柵外

妳的傘狀裙裾仍垂曳得好倦

和愈印愈深的憂鬱

和風的夜裡揚起的塵

陳政欣

站在河中

致空間

站在河中

黑夜冗長

藍空空曠 雲聚雲化

一股冰冷自頭傳下

二股熱流向眼湧上

掌展處

星河橫曳

腳步聲自墳走向墳

一整臉的皺紋

展示了季節的替換

整市的噪音

就瘖在無垠黑夜
而星逝處

有河

兩岸洶湧

兩岸洶湧

山存 山滅

眼展處

盲黑的夜自心底出現

萬點星光

就匯成河

於雙腿間流過

宇宙就撲了過來

不帶聲息。

■ 三島由紀夫著

■ 行雄譯

切腹

節譯自三島由紀夫短篇小說「憂國」

（本文轉載自香港中國學生周報九五九期，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四日出版）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即二月二十六日事變發生後第三天），近衛運輸營的尉官瀧山新治——在知悉他的最親近的袍澤竟是從開始便參與了叛變之後，深深地感到困憊，並且爲了迫近眉睫的皇軍與皇軍同室操戈而大感痛心——以他的軍刀，在四谷區青葉町第六座他底八席大的私寓內，剖腹自盡。他的妻子麗子，亦自刺至死，追隨他於九泉。尉官的遺言只有一句話：「皇軍萬歲。」他的妻子的遺書，在向父母告了先他們而死的不孝之罪後，結語說：「這日子，一個士兵的妻子終將面對的，終於來臨：——這一雙俠義而自我獻身的伉儷的最後一刻，真足以令上神下淚。必須述及的是，尉官現年三十一歲，他的妻子年二十三；此事距他倆結婚紀念才只有半年呢。

看見過新郎和新娘的結婚相片的人——大概就是那些出席過他們的婚禮的人吧——都爲這雙伉儷的殊聯璧合而失聲驚呼。尉官穿着華麗的軍服，呵護備至地站在新娘的身邊，他的右手按着劍，軍帽持在

左旁。他神色莊嚴，他底濃黑的雙眉和圓睜的眼睛，透射出年輕人的忠誠。穿着禮服的新娘底美是難以比擬。在那柔柔的雙眉下底眼睛，在那修長而線條優美底鼻子，在那豐滿的雙唇，都流露出动人的雅緻。微露在禮服的袖外的一隻手，持着扇子，優雅地收攏着的指尖，像煞是牽牛花底嫩蕾。

自殺發生了之後，人們拿出這幀照片，細加端詳，都爲之歎惜不置，看來上蒼是妒忌這對無瑕的璧人吧。也許這只是人們的想像，但在慘劇發生後，注視這幀照片，彷彿站在金漆帳幔前的兩位青年，彼此竟是用着明亮的眼睛，注視着橫在他們面前的死亡呢。



在明亮的燈光下，她的丈夫底臉龐，長滿濃密的于思，瘦削憔悴得變了形狀。雙頰下陷，光澤和彈性都消失了。在平日他精神旺盛之時，當他一回抵家中，便立即更換上舊衣服，急不及待在催促她預備晚飯，但是此刻他身穿軍服，靜坐在桌前不動，他底頭沮喪地下垂。麗子抑制着自己，不去問他要不要預備晚飯。

過了一會，尉官說：

「我毫不知情。他們沒要我參加。大概是好心吧，想到我新婚不久。葉氏，漢山，還有山口。」

麗子剎那間憶起這些精神飽滿的年輕軍官們底臉龐，她丈夫的友人，他們偶爾到家裏來作客。

「明天會下來一道勅令。他們要被宣判爲叛逆，我看，我將要率領一隊兵，奉命去攻打他們……我不能這樣做。這是不可能的，做這種事。」

他又說：

「他們免除了我底護衛的職責，我獲准回家一晚。明早，不用說，我便須離去，參加攻擊。我不能這樣做，麗子。」

麗子直挺挺地坐着，雙眼低垂，她心裏明白，她底丈夫在述說他的死亡。尉官已下定決心。每個字，植根於死亡，鮮明而意義深長地顯現在這黑暗寂然不動的背景裏。雖然尉官在述說着他的難題，但他底心是不改變的了。



來……聆聽着這些噪聲，他有一種感覺，彷彿他的房子像海洋裏一座孤島，在這永不停息的社會裏來窗外傳來一輛車子的聲響。他聽到車輪膠胎滑過街邊積雪的聲響。號聲的回響從近處的牆壁折了回去移動。周遭龐大而雜亂無章地伸延着的是他爲之悲傷的祖國。他是要把生命交給它了。但是這偉大的祖國，爲了它他準備毀滅自己去勸諫的，會稍加重注及他底死亡嗎？他不知道；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在他，這是沒有榮耀的戰場，一個無人能在其上耀武揚威的戰場；這是精神的前鋒。



尉官筆直地坐着，背向着小室，把他的寶刀放置在他面前的地上。

麗子面向着他而坐，相隔一席之地。她的其他部份是這樣的素白，因此在她底唇上的胭脂，使人眩目動心。

透過隔開他倆的草席，兩人的眼睛深深地互相凝視。尉官的劍放置在他的膝前。看到這把劍，麗子回憶起他倆的初夜，心中注滿了憂愁。尉官說時，聲音沙啞：

「因爲沒有助手協助，我要用力切入。看來會很不舒服，請你不要痛苦。任何一種死亡，看來都是可怕的。亦不要因爲你所看到的而失去勇氣。都行了嗎？」

「是。」

麗子點頭，深深地。

凝望着他的妻子底修長白晰的軀體，尉官感到一陣莫名的興奮。他所將要執行的，是一個士兵的公職，這是從未在他妻子之前表演過的。這行動所需的決心，和進入戰場所需的勇氣相等；這樣的死亡，和在前線戰死完全一樣。此刻他所要行的，就是在戰場上所要行的。

有一瞬間，思潮把尉官帶引到一個奇異的幻境。孤寂地死於戰場上，死在他底美麗的妻子的眼下……，陷於死在這兩度空間裏的那種激情下，想及這連在一起的兩種不可能，有一種說不出的甜美。這一定是幸福的極峯了，他想。死去的每一刻都在他底美麗的妻子的眼睛注視下，像是在溫柔馥郁的微風下死去。這其間有着特別的喜悅。他不能明確地了解那是什麼，但這裏面是有一無人可得的天道，竟讓他得到了。透過身披白袍濃艷如新娘的他底妻子的嬌軀，尉官彷彿見到一切他所愛的、並且將爲之捐軀的事物——皇族、國家、軍隊的旗幟。這些，和坐在他面前的妻子一樣，近在咫尺，以明晰而不眨動的

眼睛凝視着他。

麗子也專注地凝視她底丈夫，這樣地接近死亡，麗子心想，她從未見過這樣子底美！尉官穿着軍服的樣子總是很美觀的，但在此刻，當他緊鎖雙眉，雙唇緊合，決心去死，他露出的或竟是男性底最高超底美！

「時刻到了，」尉官終於說。



右手持着刀，尉官開始沿着腹部向橫切去。但當刀鋒纏着內臟之時，輕韌的彈力，把刀還向外逐漸地推出；尉官知道，要使刀尖深入腹部，當他剗切之時，必需動用兩隻手。他把刀鋒向後拉。並不如他所意料中那樣容易切入呀。他把全身的氣力聚到右手裏去，再向後切。這時的傷口已有三四吋之長。

疼痛慢慢地從內面深處向外傳去，直至整個腹部斷折。每當他一呼吸，脈膊一跳動，像是一個銅鐘在狂响不已。又像是千萬個鈴鐘狂响亂鳴，震盪他的全身。尉官再也忍不住痛苦地呻吟了。這時，刀鋒已切至肚臍之下，當他察覺了，他感到滿足，並且得到了鼓舞。



麗子再也不忍睹了。她要過去幫忙他的丈夫，但她站不起身。她屈膝在血泊裏移動，她底白裙深紅起來。爬近她底丈夫的身旁，她替他鬆了他的領子。顫動的刀鋒終於觸及赤裸的喉頭。在此一刻麗子印象中是她自己推動她底丈夫向前；但事實並不是這樣。那是尉官自己的行動，他底最後的力量的發揮。用力地他把身軀投向刀鋒，刀鋒戳穿了頸項，透出頸背。鮮血如泉迸發而出，尉官靜躺地上，冷藍色的青鋒突出在他的頸後。



南子

走入金閣寺

迴聲

爲什麼露出的腸就顯得淒慘呢？爲什麼看到人的內部就悚然而非掩目不可呢？爲什麼血流出來，就給人衝擊呢？爲什麼人類的內臟是醜惡的？……那與光滑柔嫩的皮膚的美，豈不是完全同質嗎？……內側與外側，例如把人也看成像薔薇花一樣的不分內外的東西，爲什麼這想法就被看成非人性的呢？如果人們能够把精神的內側與肉體的內側，像薔薇花的花瓣那樣翻過來，反捲過來，讓日光晒晒，或讓五月的微風來吹吹的話……

——三島由紀夫

南泉斬猫

唐代的時候，池州南泉中有位叫普願禪師的名僧。因山之名，世稱爲南泉和尚。

全山動員出去刈草的時候，這個閑寂的山寺裡出現了一隻小猫。這太稀奇了。大家拔腿直追，終於捕獲了牠，這一來却釀成東西兩堂之爭了。兩堂互爭，總想把這隻猫當做寵物。

南泉和尚看了，突然抓起小貓的頸子，握着刈草鏟刀，說道：「大眾得道即救，不得道即斬却。」衆人無語。南泉和尚斬了貓，拋棄了。

日暮時分，高足的趙州回來了。南泉和尚說了經過，並問趙州的意見。

趙州突然脫了鞋，擱在頭上出去了。

南泉和尚嘆息道：「哎，今天要是你在的話，貓兒或可得救吧。」

——引自「金閣寺」

「金閣寺」提綱

溝口（金閣寺主角）出生在舞鶴的東北，面向日本海突出的一個偏寂岬角上。溝口的父親，爲偏僻岬角上某寺的主持。寺的附近，沒有適當的中學，溝口便寄宿在叔父家裡，以便上學。

溝口單戀叔父隔鄰人家的姑娘有爲子，在舞鶴海軍醫院當志願護士。她有一情人，是海軍逃兵，匿藏於金剛院。後有爲子爲憲兵所迫，幫助捉拿逃兵，爲逃兵開槍射殺，該逃兵亦飲彈自殺。

溝口的父親犯了嚴重的肺病時，還帶他到京都去，目的是把溝口介紹給金閣寺的住持道詮師照顧。溝口的父親旋即去世。溝口於是當金閣寺的徒弟去，由住持爲他「得度」。

這時，溝口認識了少年鶴川，鶴川的家在東京近郊的富裕的寺裡，他來此是爲了禮味當徒弟的修業生活。

寺院的住持非常喜歡溝口，要等他中學畢業後送他入大谷大學去。

二次大戰結束後，溝口由於懂英文，在寺中當美軍遊客的嚮導。有一次，一名美軍和娼妓來遊寺。後來，美軍與娼妓爭吵，女人在雪上仰倒下去。美兵令溝口踐踏在女人的腹部，以致該娼妓流產。

昭和二十二年春天，溝口進入大谷大學的預科。在那裡，認識了栢木。「栢木的顯著特色是兩脚成了相當強度的內翻足。步行艱難。宛如隨時都行走於泥濘之中，好容易一脚由泥濘之中拔出，但另一脚却又陷入泥濘。隨之全身躍動，行走成爲一種大模大樣的舞蹈，毫無日常性。」

鶴川死了。由於有一夜喝醉酒，在車站被一輛大卡車撞倒，頭蓋骨破了當場斃命。（其實，鶴川是

爲情而自殺。鶴川之死，使溝口「喪失了白晝，喪失光明，喪失夏天而哭泣。」

昭和二十四年的正月。有一個星期六，溝口去看廉價電影，遇見了老師（金閣寺住持）和一身穿綉朱色外套的女人並肩走，那女人是一名藝妓。老師非常疼恨他，叱道：「蠢蛋，想釘我的梢嗎？」

一日，老師對溝口說：「以前有過把你當繼任的念頭，但現在明白告訴你已沒有那種心情了。」

溝口有了出走了念頭，再加上學校成績壞，缺席時間多，遭受老師責罵，更加强他出走的念頭。於是，他向栢木借貸三千圓，作爲出走之資。

溝口出走，到了由良，住了三天，後由警官發現，護送回金閣寺。

回寺後，焚燒金閣寺的意念在溝口的心中起來越明顯，恰巧那時寺內的火災警報器損壞了，經過了許多天還沒有修理好。一個夜晚，他帶了稻草、蚊帳、被單，拆了金閣寺北側的板戶，縱火把寺焚毀。

殘缺的臉

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寫於一九五六年，距離現在已有十四年。這本書會得過讀賣文學獎。

書內人物的性格，都是殘缺的、卑賤的、帶有悲劇性的。

以主角溝口來說，他犯有嚴重的口吃、身體瘦弱；賽跑、玩單槓，樣樣不如人家，有極濃厚的自卑感，凡事畏縮。

「由於不能令人理解已成爲我的唯一的矜持，所以也沒有露出對事物物要求理解的衝動表現。我認定命裡欠缺能教別人看得到的東西。像一隻豬那樣地，孤獨在漸漸肥大。」

他的心是孤獨的，外面的一切變化，一陣夏雨，一朵秋雲，彷彿都與他無關。他存在於這個世界，他的心却不能和外界有所溝通。他是一塊冷峻的巖，時間改變，而他無所增減。「面對人生、官能、背叛者、恨與愛、一切的一切。其中所潛在的崇高要素，我的記憶喜歡否定它，忽視它。」

這種與世界隔絕的局面，一直到了遇見了鶴川，他的內心和這個世界有了一絲的連繫。儘管鶴川對他之行爲的詮釋，是充滿了誤解，可是，溝口還是喜歡他的。因爲鶴川是唯一能把他內心的語言繙譯成現實世界的語言的人。假如他是鉛，那麼鶴川是點鉛成金的鍊金木士；假如他是相片的陰畫，鶴川是

相片的陽畫。假如他的口吃，是上蒼一時疏忽造成的；那麼鶴川的存在，是上蒼爲了彌補他的過失，而使之落臨人間。

鶴川之死，對他是一陣殘酷的撞擊。他爲鶴川流了不會爲父親流過的淚。「我與光明的白晝世界相連的一縷絲線，由於他的死斷了。我爲了喪失白晝、喪失光明、喪失夏天而哭泣。」

栢川可以說是對溝口影響最大的人。他殘廢，他對人世充滿了恨意。他自認爲世界是處於可怖不滿的對立狀態。而殘廢者最後的陷阱，不是從對立狀態的消解，而是對這種狀態的確認，以更增長這種憎惡。

栢川對死亡之詮解，也是令人可怕的。他說：「空襲時收拾屍體的人們，都露出溫和、快活的樣子。其實看人的苦悶、血和臨終的呻吟，會使人謙虛，使人心變得纖細、明朗、溫和的。」這種對人世憎恨的心理，傳染了給溝口，使他的憎恨意識化，造成毀寺的遠因。

書內的其他人物，也都是卑賤的。溝口的父親，身爲沙門中人，却在入癡以後，偷爬土牆，到外面去嫖女人。溝口的母親和一個叫倉井的男人有曖昧關係。金閣寺的住持去祇園找藝妓。栢川向溝口追債，那副猙獰的咀臉，和玩弄女性的虐待狂行爲。每一個人物的臉譜，都是殘蝕、醜陋、令人憎厭的，但是，又有一些令人同情。

焚寺之解說

焚寺之動機，也許是令人費解的，但從書上屢次提及斬貓之事，我們可以理解，貓就是金閣的化身，而兩堂之爭，毋寧是溝口心魔虛像與神性的鬥爭。

金閣寺可說是一個神聖意念之化身，每當溝口有墮落之趨勢時，心象之金閣寺便展現其金碧輝煌，令他悚然而驚，而不敢步入犯罪的深淵。

有一次，他和房東小姐郊遊，當他終於護手滑向女人衣裙那邊，就在這時，金閣出現了。「充滿威嚴的、憂悵纖細的建築物。像這兒那兒留下剝落的金箔的豪華的屍骸般的建築物。在說近却又覺得很遠，似親近却又遠隔的不可解的距離上，四時都浮現着澄明的金閣。」……「房東小姐漸遠漸小，塵埃似

地飛去。她既被金閣拒絕，我的人生自然也被拒絕。毫無遺留地被美包住，怎麼還能向人生伸手呢？」
又二次，那插花的女師傅引誘他時，心象的金閣又出現了。「我又再一次被人生隔離了！金閣爲什麼要護衛着我？沒有拜託它，爲什麼要把我從人生隔離？也許金閣是在把我從地獄中拯救出來也說不定。」

兩次心象金閣的展示，都使他免於墮落。

溝口一直不能擺脫金閣對他心靈的干擾，直到他焚燒金閣的意念堅定後，他才有勇氣去墮落，去找妓女毀滅他的童貞。

金閣寺之被焚燒，可說是人類對神性的擺脫，而趨向墮落的勝利，也可說是對僧侶偽善的一種反抗。

作者按：三島由紀夫的傑作「金閣寺」，中譯本的譯者是鍾肇政與張良澤，列入晚蟬叢書之七，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文內括號的文字，都是引自該譯本。

那一刻

——三島由紀夫之死——

頭綁白布，身著卡基布紅綠色雙排紅的軍裝，他，率領四個隨從，衝進陸上自衛隊的司令部。拔出佩在腰間的武士刀，威脅着司令官。

他，是一個擁有四段劍道的武術高手，摔角和空手道這兩門武功，也只強不弱，非同凡响。刀光一閃，幾位在場的軍官，個個身上都掛彩，被他斬傷了。

我跟你毫無恩怨，希望你暫時委曲一下，不要作無謂的反抗。他吩咐隨從將司令官縛在椅上，並對司令官說。我想跟你的部下說說話，請你把他們召集起來！

自我國戰敗後，由于經濟的繁榮，國人幾乎早都把國家之大和民族精神，忘得一乾二淨！甚至有人還把國家的百年大計，委托給他國，讓他人來主宰我們，你們說，這是不是褻瀆了我國的固有文化與傳統？……你們，自衛隊員，才是真正的愛國者，才是真正的武士道精神的化身！我希望你們能够有人覺醒起來，隨時準備爲國捐軀，爲國犧牲一切……

他握着拳，激動地說。

他們在大聲說話。大聲談笑。他的激昂的演講，絲毫激不起他們的響應。

他頹然退回辦公室。

他將桌椅安置在門口與窗前，不讓外人窺視。

蹄地。正襟端坐。他的耳邊响起了箕浦的一首漢詩：

除却洋氛答國恩，決然豈可省人言；

唯教大義傳千古，一死元來不足怨！

箕浦泰然自若地走到切腹壇上，向親王及檢視官們敬禮。他目光炯炯，電視着洋人。他徐徐解開衣裳，露出腹部，拿起軍刀，一橫一直，在肚皮上切了個十字形，他用手拉出腸腑，正想向洋人擲去，說時遲，那時快，站在後面鵠候的「介錯人」，連忙揮刀一砍，頭顱竟然沒有落地，二刀，三刀之後，首級方才滾了下來。他當時只有廿五歲。

還有木乃將軍一家人的正氣凜然。夫婦愛子都死得壯烈。

還有十六歲大的大石良金。

還有很多……很多……

刀。血。

頭顱。犧牲。

他覺得那是大義磅礴。那是美的昇華。那是多漂亮的鮮紅的彩色圖畫。

血液在滾動。他的脉搏跳得很劇烈。

咆哮。怒吼。……

請你……別……別這樣……司令官的聲音顫抖得很厲害。

他沉默。輕盈地解開軍服的上衣。

你……你……真的要……要……大白天的熱風，竟然能够砒入司令官的骨髓。司令官冷得一直在

發抖。

他還是沉默。胸腹漸漸露了出來。

我要先走一步了。他終於開口說話。司令官的面色比塵土還要難看。

嘿！他喝了一聲，即將武士刀刺進自己的腹部。司令官喘不過氣來。

他的手，迅速地活動。

武士刀由左腹割到右腹。刀割淺了，又由右向左用力橫切一刀，刀入肉約有一寸三分之深！

他端正跪坐着，神色不變；筆挺得一絲不亂，就像是塊大岩石一樣。

司令官驚惶失色。他的隨從，滿臉穆然。

他慢慢把刀放在身傍，舉起變手，喊道：「介錯人」，多多拜託！

「介錯人」由于太激動，第一刀沒有砍準，只砍入肩頭。他依然若無其事。

「介錯人」揮刀再砍，這次砍得太高，頭顱還是沒有落地。你不要太心急。他對「介錯人」說。再揮一刀，他喊道：我還沒有死啊！

「介錯人」吼道：好！使勁一斬，首級果然應聲滾了下來。這是第四刀。司令官的眼睛睜得跟茶杯口那麼大。

驀然，他的隨從，一齊跪下。但是，見不到一滴憂傷的眼泪。血。鮮血。

紅色地氈的地板上，染滿鮮血。紅紅的鮮血。紅紅的地氈。

屋外，中午的毒日，不敢跟它們爭紅，似乎有點黯淡。……這是一種光輝的時刻。

一種美麗的死亡？

七〇·十一·卅·午夜。

關於切腹及「介錯人」

(一)關於切腹：

(甲)日本崇尚武士道。武士道的精神，第一就是視死如歸。而日本武士却常把自己的寶貴生命，視作跟拋棄一雙破鞋子一樣，毫不足惜。切腹，可說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最高表現。

(乙)日本武士的切腹，不但是武士精神的最高表現，而且也只是武士才能享有的一種光輝。如果身份低賤的人犯了死罪，只有斬刑和絞刑，根本是不准切腹的。

(二)關於「介錯人」：

「介錯」，日語是「幫助」的意思。因為切腹之後，切腹者並不一定馬上就會死去，所以要「介錯人」臨場協助。當切腹者引刀切腹後，「介錯人」便立刻揮刀將他的頭顱砍下，以減少他肉體上的痛苦。

Philip Shabecoff 作

小禾 譯

一個武士的輓歌

編者小引

「美是一種恐怖可怕的東西！它恐怖乃因它不可領會，因為上帝所給我們設下的，只是謎。在美之中，兩岸合攏，一切矛盾相列並存。兄弟，我不是一個有學養的人，可是我對這些事情想得很多。神秘的確是多得沒有止境！太多謎壓迫地上的人。你盡你所知，加以猜測，而後從渾水裡乾乾地爬出來。美！我不能忍受，當我想一個心地高尚智慧絕頂的人，以聖母瑪利亞的理想為始，却以聖多瑪城的理想為終。更加可怕的是，一個具有多瑪城的理想的人，並不放棄聖母瑪利亞的理想，而且，帶着對美的理想的向往，他的內心深處在燃燒，真摯地燃燒，就像在他青春無邪的日子裡一樣。是的，人心是寬濶的，真真是太寬濶。我倒想它會窄小一些。而只有魔鬼知道該怎樣弄它！理性所以是羞耻的，對於心，往往顯得光輝美麗。在聖多瑪城中有美嗎？相信我，大多數的人在多瑪城中找到美。你知道這個秘密嗎？可怕的是，美不但恐怖，而且神秘。上帝和魔鬼在那兒戰爭，人心是他們的戰場。可是，一個人的心只想說出它自身的痛苦。你聽着，我將告

訴你它說了些甚麼……」

這是安斯托耶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弟兄們」裡頭的一段文字，也是三島由紀夫的成名作「假面具的告白」一書中的扉頁引言。

十一月廿五日早晨，三島由紀夫率領四名手持日本劍的「楯之會」會員，闖入東京市谷陸上自衛隊總部，扣留自衛隊總監益田謙利，向二千名自衛隊軍人演講，後衝入總監辦事處，切腹自殺，頭顱被他的黨人森田以四刀砍下。森田接着也切腹，頭顱由另一個人砍下。切腹是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的一種表現。

據說三島由紀夫在自殺前的那個早晨，將四部曲著作——「豐沃的海」的第四卷的最後一章交給了他在東京的出版商。

或許這個書名有助於解釋爲甚麼這位四十五歲，享有名聲，財富與佳評的作家要切腹自殺。

這個「海」就是三島由紀夫對世界，或是對他自己的世界——日本的隱喻。

三島由紀夫在東方與西方之間被分裂，並且——或是因爲——他也在過去與現在之間被分裂。

在他的著作和行動中，他不斷激勵他的國家恢復傳統日本的純正價值，這是他所認知的價值。

他的私人軍隊——「楯之會」導致許多西方人士相信他是企圖重建日本的軍國主義，然而事實上他厭惡那種代表二次大戰前的日本軍人的軍國主義。

他認爲那種軍國主義是外國的輸入品，並不適合於日本人的精神。

他真正追求的是恢復武士道的傳統，他認爲這是一種倫理的、美學的制度，它對於日本人的精神比之現代新式的軍隊更具真實性。

他爲日本的許多西化現象而悲歎。他覺得西方的影响力正在腐化日本，劫奪日本的精神本質。

他的四部曲的最後一卷題目是「天人合會」，此題目照文字可翻譯爲：「上天之物——退化的五個特徵」。這部著作可能就是日本受西方影响而激變的一個影射。

然而、三島由紀夫的個人生活形式具有許多顯著的西方成份。他住在東京的一幢意大利式的別墅裡，房裡擺滿了怪異式樣及洛可可式的藝術作品。

他送他的妻子進一間西洋烹飪學校。今日他能够與西方人及在日本的每一個人交往，而且似乎很樂於這樣。

死亡、血與自殺在許多三島由紀夫的著作裡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的第一部自傳性小說「假面具的告白」裡的主角被聖·施巴第安的殉道精神的一種不健康的迷惑所籠罩。他在十九歲時寫成這部書。

在三島由紀夫的書中死亡與自殺時常與各式各樣同性戀及異性戀的性歡樂相關連。他的一篇極著名的短篇小說：「憂國」，就是描寫一名年輕軍官和妻子在一個晚上的激烈做愛之後，進行切腹的清楚細節。後來這個故事被拍成電影，三島由紀夫自己扮演那個中尉。

根據經常翻譯日本著作的密西根大學教授 Edward Seidensticker 的看法認為：「三島由紀夫的許多著作對這種行動的讚頌，却是對此種思想的反對。」Seidensticker 教授在華盛頓發行一份報紙，他在一次訪談中說：「他的許多著作包含外表優美的唯知論。」

「但是三島由紀夫厭惡這種現代式的知識化。他最擅長描寫動作。當然自殺即是最極端的動作。」三島由紀夫強調動作是同時表現在他的生活和藝術之中。他把自己原本衰弱的書生型改變成爲肌肉發達的體型，他精於日本自衛術、劍術，而且是空手道高手。

三島由紀夫在去年春天與本文記者的一次長談中說：他如此努力於練身，因爲他要在五十歲以前死去，而他要有一個好看的屍體。他笑起來，但是又接著說：「你知道，我只是說說而已。」

在那次談話中三島由紀夫說：他要像普羅米修士一樣，他要觸摸生火。「但是現代世界上已沒有生火。」

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 Donald Keene，是一位三島由紀夫著作的翻譯者，他認爲三島由紀夫有很高的駕馭日語文的天才。

Keene 教授在一個電話訪談中說：「三島由紀夫勝過他同時代的任何一個作家，而且勝過本世紀內的大多數作家。他能够掌握各種形式的日語文，從貴族的語文以至於學童粗淺的語文。」

「三島由紀夫是一位極有野心的作家。川端康成只描寫一種事物——女性的美。但是三島由紀夫描寫一切事物。他的新著四部曲是描寫生命的一切。」

Keene博士認為三島由紀夫之死的表面動機——他衝擊軍區總部——是微不足道的。

他說：「然而他死去的形式使三島由紀夫與日本最深的理想相結合，這種理想表現在他的小說裡。」三島由紀夫出生在公元一九二五年。他是一位高級文官的兒子。他值此輝煌的文學事業高峰，似乎不應遭此戲劇性的結束。

他雖然在學校是一個突出優異的學生，但是他仍舊必須跟隨他的父親任職文官，事實上他曾在日本大藏省任職。

但是他的文學天才很快就被發現——日本外長愛知揆一認為他的一部份名聲及他的文學事業是開始於那部驚人的自傳性小說：「假面具的告白」。

創作一篇作品在三島由紀夫是容易的，因此他不明白為何將他的作品譯成英文要花那麼長的時間，比他寫的時間還長。

他每晚寫作，從半夜開始一直到黎明。他有一百多部著作，包括短篇小說、散文、戲劇、電影劇本以及長篇小說。

迄至他在日本出版了「豐沃的海」的前二卷：「春雪」及「奔馳的馬」之時，許多評論家均認為「金閣寺」是他的最佳傑作。

這部小說是寫一個小沙彌由於對於他的寺院的美迷惑太深，竟把他的寺院焚毀。他雖然參予各種多姿多采的外界活動，包括訓練他的青年軍隊、演電影、導演戲劇、與外國人一起喝酒，但是寫作仍舊是他的生活中心。

他的妻子對他物質生活的安排可能就像照顧他們的兩個孩子那樣多。

雖然三島由紀夫非常懷念而且希求那未被西方沾染的完整的古代日本，然而他却不是少數能夠而且意願與西方人深交相處的日本人之一。

所以他的這種自殺形式，或許會重新激起日本與西方世界之關係的問題。

「我近來以為，我們終於開始在視野方面轉向國際化，我們就此將向世界展開。」但是現在三島由紀夫做出了這個行動，所以我想日本終將回返到她的自身之中。

——譯自紐約時報新聞處。

——本文作者沙貝可夫（Philip Sabecoff）曾在東京做過二年的通訊員。

周 喚 輯 寫

三島由紀夫的思想·死亡·影响

三島和他的作品

三島由紀夫原名平岡公威，生於一九二五年，他像是爲文學創作而到這世間來的，十三歲即已開始其文學生涯。當然，那篇發表於「學習院輔仁會雜誌」的作品「酸模」，嚴格說來算不得是成熟而有份量的作品。但到他十六歲那年，在他就讀的學習院的國文老師的推薦下，他於「文藝文化」以三島由紀夫爲筆名，發表了他的處女作「繁花盛開的林子」，從此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涯。

他十七歲進學習院的高等科，是年他讀了不少淨瑠璃與歌舞伎的台本，十八歲即與學習院的先輩東文彥等創辦「赤繪」雜誌，十九歲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是年十一月其處女作「繁花盛開的林子」出版了單行本，到一九四六年他廿一歲，開始了他的第一個長篇創作「盜賊」，二十二歲自東大畢業，翌年即考進了日本政府的財政部，於此期間陸續發表了不少作品，因此到該年的九月，便因不耐於過雙重生活，而辭掉了財政部的職務，從此專心於文學創作。

他的引人注目的長篇作品「假面的告白」創作於一九四九年，這算得是三島由紀夫的初期代表作，這是他立志以創作爲事業而全力以赴的作品。

因此統計他自正式開始文學事業的那一年起，到目前止，他已寫出了不下十六個長篇小說，三十三個劇本，八十多個短篇，與無數的散文。而在這些眾多的文學作品中，除上面已提到過的外，較重要而值得注意的，有一九五〇年的小說「遠乘會」與「愛的飢渴」，創作「邯鄲」與「純白的夜」；五年前的「夏子的冒險」；五年前的劇作「夜的向日葵」，與改編自芥川龍之介小說的「地獄變」；五四年創作「葵上」，小說「志賀寺上人之戀」；五六年的「近代能樂集」，是年他成爲「中央公論社」的懸賞小說選考委員；五七年「金閣寺」獲讀賣文學獎；六〇年發表了小說「憂國」；六二年他的「十日的菊」又獲讀賣文學獎，其劇作「黑蜥蜴」與「鹿鳴館」均告上演。六三年他作攝影模特兒，由細江英公出版了一本攝影集「薔薇刑」，這攝影集會一度引至他的女讀者們的無限的驚異，同年開始發表他的「我遍歷的時代」，與六五年的創作「喜悅的琴」，六六年更把「憂國」改編爲電影脚本，自任製片、導演、主演，是年在法國Lours電影節展出，僅以數票之差而落選。

對大多數讀者們說來，三島由紀夫與其是一個多產的作家，無寧是一個天才的人物，有人把他比擬作日本的海明威，這是因爲他生而是一個競技的愛好者。他是一個劍道的武士，同時也是舉重家、摔跤手，一方面他也是個歌手、演員、製片家、導演與遊歷者，他曾先後到國外旅行過三次，足跡遍歷世界的各大洲，同時他也是一個奢侈的生活享受者，與最懂得尋歡作樂的人。

不過，像他說過似的，寫作是他生命中必需的事物，其重要正如他生命中的呼吸。從每晚午夜起，到翌晨六時止，是他沉緬於所謂「真實的世界」的創作時刻。他認定一個作家的創作應該基於「真實」。對藝術他有如此的看法；他以爲藝術是常包藏有毒物與針刺的，因此，人們不能在啜吸蜜汁的當兒不吸進毒物。他更反對降低藝術去遷就政治，他不否認他渴望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雖然他一再落選。

絕望與陶醉

作家三島由紀夫在東京市谷的自衛隊總監部，與「楯之會」的一名會員，齊剖腹死亡。

事情來得太突然，因此世間受到強大衝擊，而且其意味也難以解釋，覺得莫名其妙。有人只認為這是「神經病人的犯罪」，但也許也有人認為其死亡具有重大的意味。

他在兩年前，組織民間防衛團體「楯之會」，會員都是學生，他是主持人。其骨幹為反共民族主義，標榜「反共」、「天皇制」、「贊成暴力」。在剖腹之前，他在自衛隊總監部的騎樓上，向自衛隊人員散發的「檄文」中，對「日本人的靈魂已腐化」，表示憤激，夢想自衛隊將繼承「真正日本的文化與民族傳統」，重申他近年來的信念。

支配他的行動者也許不是政治考慮，而是他的強烈、特異的美的觀念。

他善於描寫虛構的世界，使其看來好似現實的事情，在這方面他是少有其匹敵的有才能作家。可是那種強烈的美的觀念，必然不知不覺之間，驅使他採取行動要將虛構化為現實。逐漸認真地打算將日本改造過來，使自衛隊成為榮譽的國軍，發動政變，修改憲法，使天皇成為民族的歷史與文化連續性與個性的唯一象徵。

作家三島由紀夫好似魔術師一般，操縱語文，構築起虛構的世界。但他還不以此為滿足。他要將他的世界變成現實的世界。那是虛構的世界，是不用說的。而它的核心是戰前那種「日本民族，歸一於天皇」的巨大、空洞的虛構。

也許他是知道這一點的。他在自衛隊總監部出現，監禁東部方面總監，強要向自衛隊演說之時，也許他已知這種舉動並不能促成政變。這一點由他在事前的言行與檄文，便可以看出來。他過去會自己說明「楯之會」是「以我的方式挺身演出的戲劇」。可見他自己也許沒有政治考慮。只是他所主張的國家改造愈來愈不可能之時，他的絕望與自我陶醉的誘惑，却愈來愈難抵抗。

三島由紀夫的戲劇已以剖腹自殺而結束。他本人便是他最後的創作。他所能描寫的主角，變成了他自己，在這意味來說，可說是很好的結尾。

他的死當然可以歸結為這種結尾。可是，即使我們能够了解他的哲學是甚麼哲學，但他的行動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在他的政治哲學中，只有天皇與貴族，但沒有民衆。他贊成暴力，這是與民主主義的理

想不能相容的傲慢精神。民衆並不是他的自我顯示慾的小道具。人們爲着要以自己的手塑造大家的命運，而受盡辛苦與創傷，而培育起民主主義。

他對現在的經濟繁榮之空虛與道義的頹廢，感到憤怒，咒罵「平庸的和平」。我們承認他所指摘的事實在我們的社會中是存在的。可是解決的道路並不是他所實行的「直接行動主義」。歷史已經再三不斷地向我們教訓這一點。民主主義決不是玩玩文士劇的舞台。（按「文士劇」是作家客串的劇）。

——譯自日本「朝日新聞」（刊於南洋商報）

精神虛脫現象危機

三島生前曾有一段話說：「現代日本是許多矛盾，許多文化的混合體。我不能不生存於此。但我常常要與現實環境鬥爭。生而爲一個日本人，彷彿是活在一場錯綜複雜的夢境之中。」但是，在一個民主政體之下，竟然糾合敢死之士，要用非法的手段，進行「暴力改革」，非僅爲法律所不容，亦爲明智者所不許。他在事敗之餘，出之以「切腹」一途，這種「以死相爭」的態度，究竟是愚蠢還是頑固，眞令人不忍言想了。

日本名教育家益井重夫博士會說：「日本自戰爭終結以來，經過了二十年的歲月，現在日本已經成爲世界上的經濟強權之一，但在社會上人心浮動，思想混亂，呈現一種精神虛脫的現象，正與剛剛戰敗時完全相同。」

三島之死，正顯示了日本當前精神虛脫現象的嚴重。今之日本當然不容再回頭到「天皇萬歲」的軍國主義死路上去，但是，如果一般人只醉心物欲的滿足，財富的追求，則日本國族的前途實在是充滿了危機的。

所以三島由紀夫的死，不僅是日本文壇上的一大損失，同時，也暴露了當前日本社會心理的種種衝突的表面化與深刻化。三島糾衆起事的行動是錯誤的；然而，他的死，是針對着日本的病態而死，不能說「輕如鴻毛」，而是對日本人的一聲沉重的警號！

——節錄自前人之「三島由紀夫的一生」

切腹自殺的三大原因

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在思想上該掌握的重點該有三點（那是思想形成的經驗上原因和各主要作品在表現其思想過程上之意味）。

①由於其早期的軍國主義思想②文學創作到了頂峯的危機③日本戰後的社會現狀的共同因素，造成其所走的自殺路線。

■首先，基本上必須明瞭的是，三島（本姓平岡）是一個澈頭澈底的復古主義者，原因是：（一）他是華族（戰前的貴族）出身，有着階級意識；（二）早年受到日本浪漫派文學之影響，而潛在於日本浪漫主義文學之下的則是自古希臘以來的西歐文學造型之絢爛之意識——古典主義的表現樣式。

進而，在人生經驗方面，三島於一九四五年奉召入伍，僅月餘就在未出陣之前解甲歸鄉。這一點，對於三島之思想方面，有着決定性作用。理由是：出身於貴族中學和戰前與軍閥相連結的名門帝國大學法學院，三島在思想上受了百分之一的忠君愛國（軍國主義）觀念之陶冶，嚮往帝國時代的光榮與偉業，與當時其他「神風敢死隊」隊員相同，入伍後以能在戰場上馳騁捐軀為唯一心願，這一點不難想像；但結果却是「壯志不酬」，有如被迫退陣的逃兵，使他引為終生憾事，其心理上已埋下了生不逢時的怨恨與自卑之禍根，日以繼夜對其進迫苛責，加上對現實之憎恨纏繞下，當然就產生了復古以酬志的時代思想之嫩芽。

■決定「三島切腹行動」的是「三島思想」，而「三島思想」却又以個人的主觀經驗與感受，和日本戰後社會的客觀環境為形成之必要與充份條件，這是由於思想壓倒了性格的虛無感作祟的結果，這種虛無感——來自對社會現狀之絕望。

■三島由於文學創作到了頂峯的危關，而感到生命似已無法延續，而生畏懼、嗟嘆與自我絕望，這可能是最大的衝擊力。早年作品，有着使人嚮往的魅力；一九六〇年代的則推至軍國主義的邊際，表現形式與內容而定型化，但是，文學是一種藝術，亦是一種學問，必然地是日日變化的，在這裡，由於意識已被囚於極端右翼政治信仰的思想牢獄中而無法回復（倒退），前此的自我，又同樣地無法突脫這魔鬼的引力圈而進入另一個表現的世界，自我思想鬥爭中失敗，其心靈之痛苦，可想而知，他在最成功的「金閣寺」一作中所表現的反復古思想，而在這作品之後，沉默若干時日，却反而走上右翼的極端；這

一事實，就是這一點最好的說明，這一來，加上前述各點，使他無法在人世上獲得解脫，因此就起了厭世之念，而決意對一切的一切作一個大清算，這也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節錄自蕭慶威之「三島切腹事件之思想上解釋」

悲壯美·死亡

■「悲壯美」，在美學上佔有最崇高的地位。

當我們堅持着偉大的理想和目標，面臨着現實世界的殘酷，遭逢破壞與障礙，而猶不變更其主義，捨棄其理想者，結果導致發生死的悲劇，這就是所謂「悲壯美」。

最近，由於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的切腹事件，不禁引起我們想起這個美學上的名詞，然而，這祇是在一種半藝術觀點上的聯想，與一切政治思想含意無關！

三島由紀夫的切腹自殺，也使我們記起於一九二七年間，以服用安眠藥了結他生命的另一位日本鬼才作家芥川龍之介。前後相距，在本世紀中祇是四十三年，這兩齣在日本文藝界所發生的悲劇，都會經震撼過人間。

芥川之死，是死於悲觀厭世，而三島之死，却是有點近於激奮昂藏。激奮昂藏，也祇僅是指他採取的死法，死的儀式，而無關於政治思想。

■三島由紀夫在他的一本著作裏，曾透露過他介乎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這段期間，作爲一個壯年作家「個人主義」的思想與人生觀。他說「我不擬從社會上取得甚麼，我也不擬要求社會對我有何理解。」他曾旅行過古希臘廢墟，在其間檢拾過古典美與頹廢美。他還會在他的筆下，流露出像這樣的悲戚感；「……祇要窮究推思『美』的問題，人們便不知不覺間碰上世界最暗黑的思想。人類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他從廢墟之上，體驗了「死亡」。他感覺到大自然之將要吞沒人類；也像蜘蛛之吞滅飛蟲！

本來，他所守的，祇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自由。不想他這次的切腹事件，却孕育着他一個「存心使日本軍國主義」復甦的冥想。以致使飽受戰爭餘悸各國的和平人士，都從另一個角度上去加予痛切的抨擊。

實說，我們前此也並不清晰三島的政治思想與立場，祇就他筆下文章的優美，我們會俯認過他是日

本戰後文藝界的一位好作家。其情形，一如有若使我們俯認為產生過「異鄉人」的存在主義者卡繆（Camus）。

三島的作品，以「性」、以「暴力」、以「死亡」作為中心，揭開人類心理底層的醜惡。假如說，藝術作品的文章，必須要符合「真、善、美」這一把「天尺」，而以最少現在尚還具有威力的道德標準來說，則他的作品成份，除了「真」、「美」而外，就失落了善。然而，所謂善者，又是甚麼？

爲了這樣，三島也會說過「室內有暖氣；室外有寒風。」若單純祇是側重描寫室內的暖氣，而遺漏了描寫室外的寒風，則也不足以說是人生的全面。

三島曾經以爲幻覺之美接觸到現實之美時，內心開頭總覺不免有點失望。

他在他的大作「金閣寺」中，寫着那一位還未出家的小和尚，由他病弱的父親帶領他去瞻仰那間常常聽人稱道的古寺時，由於幻覺之美碰上了現實的「不」美，三島會運用過如下的筆姿，描繪過那少年人的困惑：

「……我變換各種角度，或側目眺望，並不起任何感觸。那不過是古老蒼黑的小建築物而已。頂上的鳳凰像烏鴉，談不上甚麼美不美；甚至給人一種不調和，不安定的感受。所謂美這東西，竟然是這樣不美嗎……」

把鳳凰視作烏鴉，美的價值正在顛倒着。

——節錄自「夕羊之」點。線隨筆——

三島作品中常出現的

海·火·死亡

三島由紀夫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景物是海。他彷彿對海有着無比的憧憬，對海的憧憬，是三島文學的浪漫精神的泉源與象徵，只要與海相對，他的文章便驟然變得浪漫與洋溢着情感。在他的處女作「繁花盛開的林子」，「海角的故事」，長篇作「盜賊」，「假面具的告白」等，海洋都擔當了重要的角色。至如他的傑作「眞夏的死」，海更有着巨大的死的吸引力。此外「潮騒」、「禁色」、「鏡子的家」等，都與海有着不能脫開的關係。

作爲與「海」相對的象徵是「火」，三島彷彿以這作爲一種深奧的、罪的深重的衝動表現。在「金閣寺」、「宴後」等作品中，作者在見到火時便變得狂暴起來。要之，三島由紀夫的世界，是構築於豪華的人工裝飾之下。可是，一如在其劇作「鹿鳴館」中似的，在奔流着如圓舞曲之華美的底下，却張開着虛無與死的裂口。

歌頌死亡，是經常出現在三島的作品中的另一題材。在短篇小說「真愛之死」之前，三島便引了波特萊爾的詞句，「在夏天豪華底盛放裏面，我們更爲深深底死亡所感動。」作爲小說副題。在「假面具之告白」一書裏，三島亦多次引用外國作家歌頌死亡的名句。

一九六〇年寫成的「憂國」，寫一個青年軍官剖腹自殺，他的妻子亦自刺至死。在軍官自剖之前，三島這樣描寫他的心理狀態：「……在他美麗底妻子的眼下死去……這一定是幸福的頂峯吧……。」

其他……

■日本名作家三島由紀夫，親率其手下闖進東京的陸上自衛總部，迫總司令召集兵士在騎樓上，發表煽動演說，鼓動軍人起來造反失敗，而切腹自殺。自殺之前，他曾預先作了一篇「檄文」，此文抨擊日本，由於經濟繁榮已忘記了國家之本，失去了民族精神。把國家百年大計委托他國，不爲戰敗而雪辱，贖日本歷史與傳統。認爲自衛隊才是真正的日本人，真正武士道精神的化身。但是，目前憲法都不敢公開承認重振軍備爲合憲，不敢以軍隊之名稱呼軍隊。他希望自衛隊能有人覺醒起來，打破這個憲法，並自願爲達成重建堅守「以天皇爲中心的日本文化、歷史與傳統」的國軍而犧牲。換言之，他不滿日本人，士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不斷消沉，怨責全國已忘却「武士道」之精神，因此，他企望以己之力要求恢復此種尚武精神。

三島在前往陸軍基地前，曾發表聲明說，他此舉乃以愛國心行事。

他致與「每日新聞」報及日本放送公司的親筆聲明說：「局外人或許會認爲這是一種瘋狂的事，但我希望你們能瞭解我們這樣做，是出於一片愛國之心。」

■三島由紀夫剖腹自殺後，各方的反應如下：

日本「朝日新聞」發表社論警告說：「歷史一再的教訓我們，使用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辦法

日本的軍國主義者稱讚三島由紀夫的狂妄行動爲「憂國」。保守政客爲避免受指責與受牽連，稱三島由紀夫爲「神經失常」。

崇拜三島由紀夫的人，却把他美化爲「美學的昇華」。

全國的日本人大爲震驚，但許多人對於他的行爲惋惜而敬佩；尤其是婦女們，她們認爲他是日本最具有男子氣概和吸引力的男子之一。

三島爬到窗口上面去演說，衛隊們在下面嘲笑他，他只好自殺了。

報上這樣說：「衛隊們在下面嘲笑他」，這其實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一個很普遍的現象。人越來越多，在「自由民主」的旗幟下，每個人都相信「人生而平等」，於是人們一方面不再尊敬貴族，不再信服權威，不再「仰望」任何事物，卻又同時矛盾地自以爲「他自己」必然高人一等，於是，三島只好自殺了。

三島由紀夫經常埋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人「軍心不振，意志頹喪」，他把這種現象歸咎於國人忘記了「武士道的價值」。他因而聲稱，他決心「要使武士之劍重現于日本文化中」。

思想向右急轉後的三島由紀夫，過着一種異乎常人的生活，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他每天非到太陽當空不起床，起床後，便勤習武功，到了晚上十一點才回家，三更半夜動筆寫文章，到拂曉將至才就寢。

近年來，由於日本人本身思想顯現真空的狀態，思想沒有定向，造成今日日本之充滿各種不同意義的組織，飄浮不定，也引起自殺率之提高，加上戰後生活安定，物質享受的提高，造成個人主義思想的普遍存在，這些社會現象造成三島對國家不滿、絕望，他想回復天皇時代，但他又明瞭其不可能，造成三島本人的思想也處於混亂狀態，因此三島的自殺也象徵着日本目前社會潛伏着的危機。

事實上，由三島由紀夫在五十年代的創作看來，他并非一貫地在政治思想上右傾保守，他所著的「金閣寺」，便足以證明這一點，他事實上是極端的狹窄的民族主義出發，對日本戰敗所蒙受的恥辱發爲強烈的不滿抗議，進而由這種憤懣，發展爲強烈主張維護日本舊傳統舊文化，發揚「忠君愛國」的舊時「武士道精神」，于是成了他的中心思想，并使他在政治上與文學創作上變得極爲保守右傾。

實際上，日本現狀中的精神與肉體乖離，的確使有思想者苦悶而焦慮，因經濟高度發展的物質享受

而被誤解了的「自由」與「民主」的極限狀態，就是這種乖離的典型——極度不健康、虛脫、精神腦溢血、生活頹廢的反人生狀態，使作為日本人的三島遭受精神壓力而起不潔、壓惡與反抗意識，這一點甚為自然。

無論如何，對於動機與手段的道德、倫理上評價，作為別論，三島的自殺原因，是日本的社會現狀所迫出來的。

■假如以切腹自殺本身為信仰而殉身，和其他自殺了的史上名人相同，用肉體的自我破壞來表達精神的優越性，那是他的自由，那麼三島之死，作為日本社會現狀的抗議警鐘，其意義就非常重大。

在絕筆作的春之雪（「豐饒之海」第一卷，一九七〇年）三島曾對其友人說出一句不是笑話的笑話：「這作品完成了，我大概也應該死了！」

「心裡很痛，不用刀刃割開，實在忍不住！」

「剛才我做了一個夢，再見了！一定會再見的，在瀑布之下！」和「兩天之後，他死了，二十歲死掉的。」

「我已經活了四十五歲，尚有何求？」這是對他自己的死刑宣告。這自我判決的執行者，是隱藏在心底深處那種孤注一擲之成功或然性之妄想，表現出他對於自己從一九四五年變成活殭屍以來，已經多活了二十四年的反省結果。因為：

「蘋果之存在，必須將蘋果切成碎片，露出蘋果核來作為犧牲。」（「太陽與鐵」）

■三島的自殺舉世譁然，其理由並不在於「切腹」，而是於日本再軍備聲中，國際名人變成悲劇主角的自殺動機，在這一點上說，日本的友人們，應該澈底地反省：對於現下表面上繁榮但其底層之下有活火山溶岩的反常態社會現狀有所理解，面對現實，加以改良，而東南亞的人們，亦由此提高了警惕，督促日本，使其走上正常軌道，如果這一點能够實現，不管後果如何，三島之戲劇性自殺，就有着特殊的重大政治社會意義，雖然這種意味是半狂了的三島始料不及的。

犀牛出版社鄭重推出

犀牛叢書

1 李有成詩集

鳥及其他

(現已出版)

2 麥秀小說集

再見，瑪馬線

(現已出版)

3 思采散文集

風向

(在印排中)

每冊連郵費僅收馬幣二元

PENERBITAN BADAK,

47, Nagore Road,

Penang.

茶座雜誌

文學與藝術的創作，社會與人生的研究

- 表達青年人心中的話
- 瞭解現時社會的真實面目，並加以批判
- 追尋自我的意義與價值

第九期革新號——新的姿態，新的內容有

- | | | |
|--------|--------|------|
| ■ 社會問題 | ■ 戲劇 | ■ 特寫 |
| ■ 報告文學 | ■ 專欄 | ■ 小說 |
| ■ 詩歌 | ■ 外地通訊 | ■ 電影 |
| ■ 漫畫 | ■ 各報言論 | ■ 藝術 |

歡迎訂閱 歡迎贊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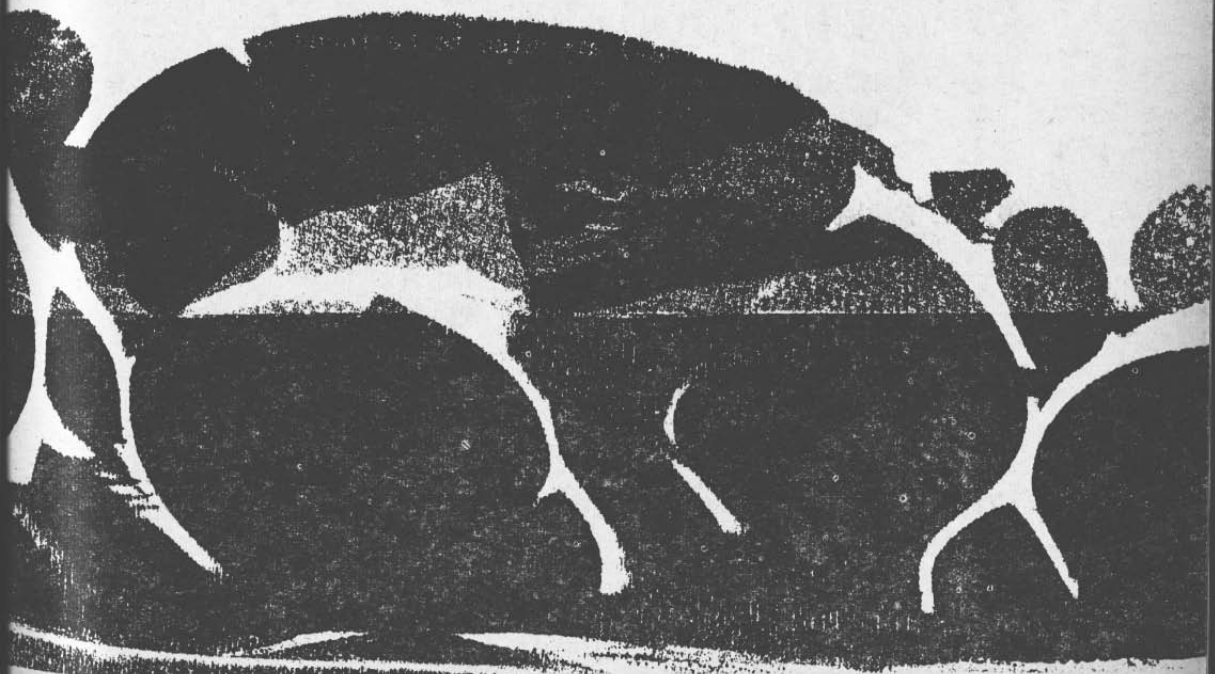
TEAHOUSE PUBLISHER. 540,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喬治·克萊思

JAMES JOYCE 著

Ulysses 斯西里尤·

完顏藉譯



完顏藉

歷史是一場惡夢（下）

——關於尤里西斯第一部第二章

那天是星期四。早上將近十點鐘——學生們玩棍球戲的時間。史蒂芬在下課前，給學生們猜一則謎語。

公雞啼

天空如洗（或天空碧）

天上的鐘

敲着十一

正是這個可憐的人兒

魂歸天國之際。

學生們猜不出這謎底是什麼。史蒂芬給他們的答案是：「狐狸在一灌木林下埋葬他的祖母。」其實史蒂芬話裡的意思，既非指狐狸，也非指祖母，他介介於懷的，却是他死去的母親。

下課鐘一打，學生們一哄而散。接下來的一大段文字，是沿着史蒂芬懷慈之情發展開來的。

課室裡的學生都收拾書包離開課室，只剩下史蒂芬與一位數學難題沒有做妥的小學生薩仁。薩仁在史蒂芬眼裡，成了一切孺子的代表：醜而無用；瘦削的頸項與蓬鬆（雜亂無章）的頭髮與墨水污點，一張蝸牛床——依賴母愛得免被無情的世界踩得稀爛。「她以貧乏的血與含有乳酸的乳餵他，不讓他的襁褓為人所乘。」

史蒂芬眼看着年幼無助的薩仁，想起了自己的孩提時代。「像他的正是我；這兩個斜斜的肩膀，這副蠢相，我的孩提，正在我的身旁彎腰。」但史蒂芬的童年已然遠去，「只因相距太遠，我無法伸手捉摸一次，連輕輕的一觸都不可能。」

史蒂芬從旁指引薩仁解了數學上的難題，便促他參加棍球戲去了。他隨着薩仁步出課室，到走廊上去看校長狄西先生替學生們安排棍球賽的陣勢。之後，史蒂芬跑到校長室去等狄西先生。

校長室裡的一切古董陳設，都是歷史的化身。他甚至聞到一股老朽氣味。他想起他第一次進來時的光景，竟與他最後這一次進來時一模一樣。

狄西先生進來了，他本身也是歷史的人証。他的話，全是老生常談：女人是禍水。金錢是權力不可隨意揮霍。還說英國人之所以有權有勢，就是懂得金錢的魔力等等等等。這些話使史蒂芬意識到自己的軟弱經濟地位，他入息低，一身是債：慕禮甘、達古蘭、麥湛、卡辛斯、卜雷諾斯、柯勒、麥克南夫人，都是債主。

望着牆壁上的愛德華七世肖像，狄西大談主張合併的聯邦黨人的容忍政治立場。之後，他託史蒂芬帶一封公開信到報館去，討「老編」一個人情，予以刊登。當他用打字機把信打出之際，史蒂芬則望着牆上掛着的馬匹圖。這一看使史蒂芬想起克蘭利德憑他賭馬的往事。史蒂芬對此道始終置身度外，在尤里西斯一書裡，賽馬是名利角逐的象徵，對真正的藝人，名利到底是身外之物。

操場傳來玩棍球賽學生的歡叫聲。對史蒂芬而言，孩子們的球賽，與生命的肉搏並無不同。

史蒂芬接過狄西先生的信，拜讀之下，覺得其措辭之迂，有如其人。信內主張當局採用奧地利的藥方，醫治流行愛爾蘭的牛隻瘟疫，並說明由於官場的腐敗，他的意思無法轉達於上司，所以只好向報界投書了。狄西像海恩斯一樣，把愛爾蘭的一切罪過，推給猶太人。史蒂芬的側面回答是：凡是商人，不管是不是猶太，都是一夥：低價買進來，高價賣出去。

提起猶太商人，史蒂芬記起他在巴黎股票市場所碰到的那一批。他也因此聯想到：功名利祿的無常。時間是一把滅絕的火焰，可以在一瞬間將它們化為烏有，難怪他認為「歷史是一場我正想擺脫的惡夢」。

依狄西先生的看法，歷史到頭來必為造物主作証。這時，史蒂芬聽到室外孩子們的呼叫，他間接地反駁狄西在生，說造物主不是別人，是「街上的那一聲吶喊。」

林綠作 施繆陀譯

生存的困境

——論喬艾思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

譯者按：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六年之間，喬艾思完成了「史蒂芬英雄」(Stephen Hero)的初稿，但由於不滿意，後來便重寫過，並加以擴充。當這部作品被一位出版商拒絕時，喬艾思在憤怒中毀了其中一部分，後來又再重寫，而在一九一六年出版了這部「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

喬艾思在小說扉頁上所引的一段文字：「*eignotas animum dimitti in Artes*」(按：拉丁文，意為「他將心思運用於未可知曉的藝術工作上」)「註1」給予小說具有變重含意：史蒂芬戴德魯斯(Stephen Dedalus)奮力想成爲一個藝術家——更確切地說，是半個藝術家，因爲他的藝術氣質以及個人的存在境况仍待發展。我替喬艾思所引的這段文字之詮釋，也包含了「存在亦爲一種未可知曉的藝術」，這是基於某項事實，即：史蒂芬除了奮力想在現實中作一個藝術家之外，也向他前頭的未可知曉的生活奮鬥。生活本身不是一門藝術，但如何生活却是一門藝術。史蒂芬喬艾思塑造成爲一個藝術家，因而面對兩種生活，一是現實生活，另一則是未可知的生活——也即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因此，他被置

於存在的困境中。

史蒂芬對環境壓力之抗拒，從他早期學生時代就已開始了。他第一次碰到這種壓力是反映在他拒絕將煙盒與同學威爾士交換 Seasoned Hacking Chesnut 而被摒入方形溝壕中。接着是在學校中被譏笑一事，當他被問說夜裏上床前有沒有親吻母親及道晚安，他說有，同學們哄堂大笑，接着又說沒有，同學們又再大笑。那時候他確是相當孤立無援，他盡力想和他們一齊「笑」。上述兩件事都令他痛苦萬分，也因這些事件而攪起他心中反叛的血液，而致使他後來頑強地抗拒社會的複雜與多面性。呈現在吾人眼前的史蒂芬之形象是：被現實之醜惡與環繞在他腦海及週圍的殘酷生活搞得驚駭與頹唐。但他同時也勇於表現自己，他的生活態度是：我就是我（I shall Express Myself as I am）。這種氣質上之殊異，使他在同學之間贏得「獨特思想」之美譽。由於和他人有不同思想，他增進了許多，但也更加痛苦。他得到舒適，也遭受挫折。他的舒適來自對一個美麗、單純與浪漫之世界的幻想及勇於自我表現；他的挫折則來自理想與現實之相悖。它們是水火不相容的。在與院長所作的一次有關美學問題之討論時，史蒂芬表現了他作為一位藝術家的敏銳：

「我須要他們（按：指阿里士多德與阿奎奈斯）只因他們對我有用以及能以之作爲我的引導，直到我能在這引導下替我自己完成一些工作。若這盞燈冒烟或發出氣味，我會嘗試去清理它。

若它不能發出足夠亮光，我就會賣掉它，另買一盞。」（P. 187）〔註 2〕

這段文字顯示史蒂芬不會讓自己拘限在傳統中。必要的話，他會嘗試去改變生活秩序，甚至會放棄它而爲自己尋求新的價值。這種胆識是令人敬佩的，雖然他在與習俗之抗爭中並未獲得多大成就。「獨特思想」之悲劇便是他能看透現實中黑暗卑賤的一面，但却懦弱而無能以克服它。這種醜惡像一大塊盤石，堅硬且冷峻，人們會發覺這是生途上的一道障礙，但却無法以一己之力將它移走。它之所以不能被移走是因爲自「社會」存在開始，塵垢便堆積於其上。「獨特思想」所能做的「踢」它一脚，不論是出於憤懣或厭惡，而這「踢」便意味着「自我表現及「批判」。這樣的一種行動是須要勇敢的，因它同時產生快感與傷害。

我們可以看出，喬艾思的悲劇英雄同時展示了他的勇氣與怯懦。他的勇氣反映在他對於「不公平與殘酷」的耶教紀律之專橫殘暴的反抗上。他被學院長官杜南神父鞭打手心，因爲他在課堂上不唸書，打破了眼鏡之後，老師准許他不必交作業，直到配上新眼鏡爲止，但他完全將這事情置之度外。爲了反抗

這種他認為是「恥辱丟臉」的野蠻與殘酷之待遇，他向校長提出抗議，但可笑的却是校長只允諾地說他會叫杜南神父不再懲罰他，不要對他採取他已承受過的行動或無理性之待遇。看樣子，醜惡是完全受到庇護的。如果杜南神父代表現實不公平與殘酷的一面，康米神父——那位校長，便是一位向那些反抗的心靈顯示慈祥，以便達到「撫慰」他們的憤懣之目的而維護這種狀態的「保護人」。學校中另一個展現這種醜惡的事件是由於他不願承認拜倫是不良分子而遭受苛責。同學們不敢承認拜倫是一位偉大的詩人，是因為拜倫是一位「異端與不道德者」；史蒂芬的回答是個強硬的：「我不管他是甚麼，」因這種反抗，他遭到苛責。作為異端與不道德者的拜倫自然不會被視為偉大的詩人，但無可否認的，拜倫也的確被致庭視為「異端與不道德者」。史蒂芬被這兩項「事實」所困擾。他的困境是：他認為「對」的，不能被現實接受，而現實中之「對」的，却又不能為史蒂芬，這位有「獨特思想」者所接受。

沒有人能真正改變現實情況。我們能隨心所欲為所欲為，但現實依然不變。現實就像延綿不斷的波瀾，一個接着一個，起伏又起伏。史蒂芬企圖將一種理想狀況帶入他的生活裡，但他必然被現實所征服。當他贏得一項三十三鎊的文藝獎時，這種嘗試發生了。他請家人吃一頓晚餐，給每個人買禮物，每天晚上都和三五個朋友成群結隊到劇院去。他「在家庭中發起了一個共和聯邦的組織，使每位成員都掌握一些職權，並為家人開了一間貸款銀行，強將款項推給有意貸款者……」(P.98)但即刻遭遇失敗。當錢用光時，他的條規也跟着崩潰。共和聯邦誇台。他企圖要建立的理想情況被廢止。他既不能控制自己，也不能控制生活。理想與現實終究不能契合：

「他的目標是何等不智啊！他企圖在自身以外建立一道整齊且雅觀的防波堤，以抗拒生活中的污穢浪潮，並按行為與積極興趣以及新服從關係之規矩來控制他由裡強而有力之波濤的再現。毫無用處。不論是內在抑或外在，潮水皆從他的欄柵上流過，這些波濤又再開始兇猛地衝擊着潰散的防波堤。」(P.98)

這次實驗之後，他「也看清楚自己毫無意義之孤立」(P.98)。他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鮮有他家族的血統。他的藝術敏銳性給他帶來了反抗與孤寂。但當反抗被現實壓碎時，胆怯與懦弱便出現。他依然為自己的「理想」奮鬥，但却不能再做出任何積極行動。相反的，他開始迷失在情慾的黏液中。他「轉而去滿足心中強烈的渴望……根本不想到自己正陷入不可饒恕的罪惡中」(P.99)。這種反常的態度，無疑地意味着無助與「毫無意義之孤立」。因發覺到這種兇悍的慾望以及「他所耽溺的罪惡中沒

有一項是神聖的。「他終於降服於娼妓中以作為發洩。這段小插曲將他置入另一種掙扎中：罪惡的問題。他覺得自己已「失貞」，因此他必須「懺悔」。整個情況的中心便是圍繞着罪惡的觀念。從人性觀點而言，他實際上並未染上甚麼罪惡，但對於教庭條規，這當然是罪惡。他雖身為一個反叛的基督徒，却仍然在良心上感到痛楚。因此，他覺得他應該「跪在神靈的僕人面前，真誠且痛悔地把一切隱藏着的罪惡」一道出（P. 139）。他正在和自己的良心掙扎，和獸慾的問題鬥爭：「是誰致死使它如此，軀體中的獸性使人毫無人性地理解與欲求」（P. 140）然而軀體中「獸性」的部分，也是「人性」的一部分。若找娼妓尋歡便是一種「罪惡」，它必然是教庭所下的定義。道德的定義是隨着教庭中人與非教庭中人或異教徒而異的。例如史蒂芬，罪惡是來自「娼妓」這個似乎包含着「罪惡」的名稱。雖然史蒂芬的確會反抗耶教教條，但基本上他依然是個基督徒。因此，衝突自然產生於「人性」與「教庭條規」二者之間。某種恐懼攫掠着他：「數以萬計的上帝所寵愛的靈魂中，有一具被遺棄，一具小小的靈魂：他的。它曾一度閃耀，然後消失、被遺忘、遺棄。最後：烏黑、冰冷、寂寞空虛。（P. 141）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史蒂芬對上帝之「寵愛」仍非常操心。雖然當他耽溺於獸慾時，他自己會宣佈他「對自己的陷入不可饒恕之罪惡毫不在乎。」顯然，史蒂芬並不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因他不曾為自己的憤怒之罪惡、忌羨他人、貪心、虛榮、不馴從以及撒謊作出任何懺悔。他否認這一切「罪惡」，但却不敢真正叛逆地毫不顧及這些慾望之罪惡或強烈的慾望。他的懺悔表示他對現實的降服。

放棄了「充滿罪惡」的過去之後，史蒂芬以禁慾、富有創造性與大胆嘗試之態度過着一種新生活。但他發覺在禁「味」上遭遇困難——對外界之「味覺」及他個人「味覺」。他的大胆嘗試便是要使自己身屬其下：「與他的味覺抗衡的唯一味道便是像尿味一般的酸臭；只要有機會，他便會讓自身臣服於這種不愉悅的味道。（P. 151）他忍住了觸摸，忍受每種痛癢，像一個賽跑者生硬地擺着雙臂。這種種壓制的結果是給他帶來最「辛勤與靈巧的創造性」。史蒂芬已能勇敢地面對生活，但仍不能「將自己的生活配合其他人的生活之共同浪潮」。疑慮開始在他內心滋長。他甚至懷疑自己的努力：「我已調整了我的生活，不是嗎？他自問。（P. 153）作為一位藝術家，史蒂芬在基本上是敏銳與富有創造性的，他必然會與眾不同。他之所以不能「和他人隨波逐流」就是基於這項事實。他之所以不能隨波逐流，並不令人驚訝，正如他拒絕作一個傳教士一樣不會令人驚訝。傳教士的刻板與毫無情趣之生活不能適應他作為藝術家所具有之品質。他需要一些超出「刻板生活」以外的東西。沒有規律，不受拘束及混亂

對於他是更具吸引力的。他需要一些「動」的東西。在肉體上與精神上皆如此。他不願讓自己的生活局限在某種既定的條規中。他要「由他自己靈魂中的力量自由且驕傲地創造一些東西，他厭惡做一個偉大的工匠，而是活生生、嶄新、翱翔與優美，難以領會與不朽的。」（P. 170）

史蒂芬進入大學攻讀象徵着他與宗教之決裂及家庭生活之不滿滿。他宣稱「如果我們真的需要耶穌，讓我們有一位合法的耶穌。」（P. 197）他所謂的「合法」是指一位活生生，可以清楚看得見的上帝，而不是教庭塑造的一具偶像。他還宣稱他會藉宗教、民族及語言之網而飛翔。現在，愛爾蘭對於他只是「吞食自己的豬兒之老母猪。」（P. 203）隨着時間演進，他隨時都準備來一場革命。他的藝術氣質已日益成熟。而阿里士多德與阿奎尼斯的美學已垂死。他自己的美學理論是：

由不恰當的美學媒介所激起的嫌惡與慾望並非真正的美學情感，這不只因為它們在性質上是有活動性的，且它們至多也是形而下的……藝術家所表現之美，不能以一種活動性的感情或一種純粹形而下的感覺喚醒我們的內心。它能喚醒，或應該喚醒，能誘發，或應該誘發一種美學的滯滯，一種理想之恐怖或理想之憐憫。這種滯滯會喚起、延伸，最後被我所謂的美的節奏所溶解。（P. 206）但他對於向既成秩序及已確立之價值的反抗不能肯定。他羨慕飛鳥，他却不敢肯定它是否象徵「變更或寂寞」。他懷疑永遠地離開他所生活的憤篤之宗教世家及生活秩序是否是不智的。但這種疑慮很快就被他的藝術氣質克服。他終於決定「放任與全面地將自我表現在某些生活或藝術中，僅允許自己以某些武器作為防身——沉默、放逐與狡詐。」（P. 247）他曾躊躇不前，被醜惡及自身的疑慮所折磨，如今他已堅決地要選擇圓滑作為對付現實的武器。

實際上，史蒂芬這種圓滑態度，在書中已受到喬艾思批評了：

「飽滿的晨光射下。沒有一點聲息；但他曉得在他四週，生命就將以平凡的聲息，啞啞的聲息，疲乏的禱詞蘇醒過來。長縮自那種生活，他面轉向牆，把被單弄成圍巾，凝視着破爛的紙牆上的那朵褪了色的紅花，他企圖以這種紅色所發出的熱來溫暖自己枯死了的快活，想像着一條撒滿紅花的道路，而他正躺在其上，直向天堂而去。（P. 221）」

此處的「圍巾」象徵了他的逃避，自「平凡的聲息」中逃避，他想要將「破爛的牆紙」變成通往天堂的「康莊大道」。即使史蒂芬企圖將破爛的牆紙變成綴滿紅花的康莊大道，喬艾思則指出，無論他怎麼掙扎，破爛的牆紙依舊是破爛的牆紙，而那條康莊大道却不是綴滿玫瑰，而是綴上「褪了色的大朵紅

花」。

史蒂芬日記的末行：「老神父，老工匠，於今後皆對我有用」，這是最重要的句話。他將自己想像成戴德魯斯（Daedalus），他所討厭的工匠之名。但他的情況却和戴德魯斯的兒子伊卡魯斯（Icarus）不同。伊卡魯斯在能够飛翔的那陣興奮中，太接近太陽，他的翅膀斷裂而墜入海中。那象徵着伊卡魯斯太過理想了，所以很容易被現實壓碎。史蒂芬會指出他會選擇「沉默、放逐與狡詐」作為武器。這顯示他希望模倣戴德魯斯作為一個「狡詐的工匠」，這也是他的名字的意義，也是他逃往西西里，在該處找到保障且能過着富有創造性的生活之意義。但史蒂芬却忽略了一項重要事實，無論他走到哪裡，他的情況終究一樣。他仍會面對同樣的醜惡（破爛的牆紙），同樣骯髒的生活，因「現實」仍舊不變。他是為現實與生活而奮鬥，並非為了都柏林市，或都柏林的現實，而是整個現實。換言之，他是為生存而奮鬥，為他所追求的理想境況而奮鬥。因此，他之決定流亡只表現了愚笨、懦弱與胆怯。他仍會在其他地方碰到殘酷的現實，像西西里便是一個例子。存在的困境依然存在。使到現實與理想調和的唯一方法應是在沒有秩序或既成秩序中尋求秩序，而不是「建立」新秩序以代替舊秩序。

註1：本段喬艾思是引用羅馬詩人奧維德（Aid B. C. 43—A.D. 18）的「變形記」（*Metamorphoses*）第八章裡的一句話。

註2：本文所指之頁數是指一九六四年企鵝版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

冷燕秋

本事之二

那年以後，阿里山份外寂寞

寂寞得像雪夜的星星

像古剎的庭院

小愛人不再踩着蹀躞在神木前蹦蹦跳

也不再推醒我坐看雲海日出

小愛人把凍紅的手放進我衣袋問我冷不冷

她臉上的微血管似乎已裂破，我不能冷

這麼美好的時光，再多百磅的風

再下十丈雪

都不會冷，都不會冷

小愛人安慰地傻笑了

也不曉阿里山落木幾許，落日多莊麗

也不曉攀登玉山的是否在黃昏前趕到梨營

放過小手進我衣袋的不再說冷了

也不再槌我背笑我荒漠駱駝

比那兒的夕陽要好，只是更快

第四個獨守一夜清白的季節要到來

掬我手帕擦眼淚的不再哭泣，不要哭泣

知否我每夜還回到阿里山，也不知山上多寒多冷

只想 拾那遺落的淚珠，寄給她

讓她串起來好給孩子們看：

這是我的青春，當你們還沒來的時候

媽也哭，媽也會難過

也會再難過，也會再哭，這就是媽的故事……

故事完了，阿里山依然寂寞

每夜，我還會回到阿里山

不攜手帕，也不擬再穿風衣

再冷，也不如三竿的雪。雪會消融

而我的心還是一個，還是一個

白 汽 球

現代。

忽陰忽晴的下午。

舞台中央植楊桃樹一株，沒有花，沒有菓，樹下鋪黃泥一堆，幾株茅草。楊桃樹右邊只立一門框，象徵教員宿舍的內外。門框附近有白帆布牀一張。兩人坐在牀邊，脫下拖鞋，翹起腳聊天。

女校工、王先生、林先生、法樂斯校長、校工的十二個孩子、後台歌手數人。

舞台上燈火全熄，王先生把煙蒂拋出門外，地上的煙燼在閃光（用最小的紅燈泡代替）。

接着舞台左邊閃着兩點紅光，慢慢向楊桃樹邁進，像一隻偷吃果子的野獸，頓時燈火大亮，台後傳出譏笑聲：嘻嘻嘻嘻！嘿嘿嘿！哈哈，嘩嘩嘩！出現校工拿着鋤頭，站穩馬步。

女校工：王先生！出來！×你的爸！

王先生：嘻嘻！×我阿爸？難怪你有一打孩子。（翹脚閒適的樣子。）

林先生面對着王先生微笑。

女校工：×你阿爸，有種的出來，剛才你在教室對學生說甚麼？出來！看我鋤死你嗎？王先生：我說你窗口沒有抹，我是班主任，不然人家必說我沒吩咐值日生，不注意班上

整潔。你不知道嗎？你是 Sweeper，掃地工人。掃地不是學生的工作。

女校工：你可對我說，何必對學生說。

王先生：我不欺騙學生，叫你們莫名其妙地做不必要的工作。

女校工：呸！出來！出來！（聲音越來越高。）

燈光轉變成深灰色，舞台後合唱校歌，豆沙喉女高音嘶喊：偉大的母校啊！母校！……有條黑影衝到門框旁邊，燈光漸亮才看清楚是法樂斯校長。

校長：甚麼事！甚麼？大家少說幾句。（很和氣地走開）

女校工：我賺政府三兩元，難道要做到死！我是給你管的？

王先生瞥向門邊的木棍，想起身出去。

王先生拉住他：不要出去，注意法律，她進來就犯法，你出去就會吃虧，更用不着空手道，何況她是女人。

幕後的唱片播出：女人你係得嘅！大家默默無語。

校工跟着女人你係得嘅節奏鋤茅草。

王先生摸着光禿禿，失去男性荷爾蒙的頭，側耳靜聽，口咬着黑瓜子。

林先生從褲袋裡取出假牙套進口裡，想再摸出另外一隻，却摸出一隻安全袋，想放進口裡，發覺不對勁，趕快拋到茅草堆中。

王先生：喂！那東西怎可亂丟，那裡不是垃圾桶。

林先生要去拾，校工却趕先拾起，放下鋤頭，把它吹得很脹，像一粒汽球。她高聲呼喊：阿儂！阿仔仔媽媽給你一粒汽球。

十二個小孩衝到校工身旁。校工將白球遞給最小的一個。小孩子把球拍得高高的，當汽球下降時，十二個小孩遂熱鬧地搶起來。

王先生笑得見牙不見眼。

林先生把假牙拿在手中，裂口大笑；笑得見眼不見牙。

忽兒聽見巨响，白汽球爆炸了（用爆竹聲代替），孩子們扭打成一團。

幕迅速地落下來。

謝清

詩談

①前言

由於喜歡詩、讀詩、寫詩的結果，使我結識了一群在創作中而不斷超越自己的詩人。在一些閒談的場合中，我們互相交換了一些關於詩的意見，同時由於各人的生活範圍不同，也使我知道了不少本地文壇烏烟瘴氣的一面。

這裡所述的，乃是我數年來對詩所認識的一個深度的記錄。有一點必須要聲明，我認為創作全屬完全自由。因此，下文所述之事，可能會觸怒一些教條主義的「正宗」作家，這點是無法避免的。但在標榜着言論自由的我國來說，我深信像台灣之李敖及柏楊之事件是不會發生的；而抒發自己的意見相信也沒什麼滅門之禍吧。

②五四期的新詩

卅年代的新詩，一直到目前還影響着一些詩人，特別是開始接觸新詩的朋友。其原因是這年代的詩大多都收集成冊，售價便宜，到處都可以買到。同時，在這年代所寫下的詩大多很淺白、輕易近人，而

且以抒情爲主。很能迎合青年人的懷春心情。再之，課本內（不論第一語文或第二語文的華文）多多少少都有介紹幾首這年代的詩作品。因此，在課堂上，經老師們的介紹，學生們也就知悉一些卅年代的作者及其作品。

卅年代的作品，其中也有不少是相當出色的。我講的出色是指其意象的構成、技巧或社會價值的不減。冰心的小詩就是個例子，如

牆角的花，

你孤芳自賞時，

天地便小了（摘自「春水」）

又如：

大海呵，

那一顆星沒有光？

那一朵花沒有香？

那一次我的思潮裏

沒有你波濤的清響？（摘自「繁星」）

詩人聞一多在他的創作過程中，亦寫過像這一類的小詩。下面這一小節，是他的「紅燭」一詩中的一段：

紅燭啊！

這樣紅的燭！

詩人啊！

吐出你的心來比比，

可是一般顏色？（摘自「紅燭」）

看了這三段由兩個不同的作者寫出的詩，我們不難發現，這類小詩亦不是什麼自由者，它們的詩句的型式多用感歎式如「大海呵！」「紅燭啊！」等等，在結構方面，它們是簡單的。即使是長詩，它們亦是由一組五六行的詩句，合組而成。生活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的我們，讀它時確感到一股清逸，但讀後舉目一望，車來車往，重又墜入陣陣的雜亂，只在心頭多添一份茫然。卅年代像冰心、聞一多等之小

詩並不是不好，問題只是他們身在中國，寫在中國，並且是五十多年前的中國。他們那時的清逸，在現在的我們是很難領悟得出的。

有些人主張應多寫一些這一類的小詩，但我們不能忽略事實。譬如以前文所摘的第二首冰心的詩來說，即使我們去海邊面海三年，我們也無法寫出像冰心這首詩來（除非是閉門造車）。因為我們的海灘不是人羣湧動，就是人造的石柵，海面不是浮滿油垢垃圾就是戲水鴛鴦。若我們假作什麼乘浪拍岸之句，未免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了。

三十年代的詩人如徐志摩、劉半農等的詩又和冰心等人相異，他們的詩的表面比較粗獷，沒有小詩的娟美。同時，他們的詩的內容比較社會性，沒有關在自己的感情圈中兜圈子。這一批詩作品的內容大多是描寫當時社會的一些貧窮及醜陋面。令讀者閱後得知當時社會情形的一斑。這一種詩，懷春的男女是無法去領略它的。劉半農的「一個小農家的暮」就是一例。現摘錄徐志摩的「一小幅的窮樂圖」中的一段：

這垃圾堆好比是個金山，

山上滿儂着尋求黃金者，

一隊的襤褸，破爛的布袴藍襖，

一個兩個數不清高掬的臀腰，

有小女孩，有中年婦，有老婆婆，

一手挽着筐子，一手拿着樹條，

深深的彎着腰不咳嗽，不嘮叨，

也不爭鬧，只是向灰堆裏尋撈，

向前撈撈，向後撈撈，兩邊撈撈，

肩挨肩兒，頭對頭兒，撥撥挑挑，

老婆婆檢了一塊布條，上好一塊布條！

有人專檢煤渣，滿地多的煤渣，

媽呀，一個女孩叫道，我檢了一塊鮮肉塊頭，

回頭熬老豆腐吃，好不好？

像這一類的詩，內容雖然很寫實，但却欠詩意，或許這類詩因不注重韻律吧。雖然，這一類詩在揭發社會的醜陋的一面，如這首徐志摩的詩，但和目前的社會仍是不能吻合的。今日的拾荒者個個都你爭我搶，殘羹剩飯是經人投標領取的。像詩中那種有樂大家享的局面是無法再重現。

在三十年代的作者中，我較偏愛何其芳及聞一多的詩。原因是他們在一些詩中敢用一些很精警的意象，使其詩在讀者的腦海中構成一幅很詩意的畫面，同時又不失其詩的本質，如聞一多的「也許」。

我尤喜歡何其芳（這要感謝在師訓任教的范經師的介紹）的詩，他的詩不但有美、有淚、而且有深沉的怒。他的詩句往往連目前的一般寫詩朋友都無法表現得出。何其芳在他的詩中，往往很適當的應用意象。同時他的詩句很精煉，「現代」味十分十分的重。看他的這首「聲音」：

魚沒有聲音。蟋蟀以翅長鳴。
人類的祖先直立行走後

還應慶幸能以呼喊和歌唱

吐出塞滿咽喉的悲歡，

如紅色的火焰能使他們溫暖，

當他們在寒冷的森林中夜宴，

手掌上染着獸血

或者緊握着石斧，石劍。

但是誰製造出精巧的弓矢，

射中了一只馴鹿

又轉身來射他兄弟的頭額？（摘自「聲音」）

像「魚沒有聲音」這一句就是一個完整的意象，一種沉寂的畫面，當然每個讀者還有其個別的感受。在語法上「魚沒有聲音」是判斷句，一個死的判斷。而用它在一首詩中，它是活的，它不單單只是「魚沒有聲音」而已，它是一句精煉的詩，在不同的人的腦中會引起各種不同的聯想。因此說，它是活的。讀詩，能讀到似這類的詩，令你暇思、默想，那何嘗不是一種享受？像這樣的詩句很現代是不？何其芳的絕句俯首皆是。如「青色的夜流澌在花陰如一張琴」、「晨光在帶露的石榴花上開放」、「寂寞的砧聲散滿寒塘」、「睡蓮從夢裏展開它處女的心」及「何處是追逐蟋蟀的鳴聲的短手膀？」等。每一句通入

讀者的腦中都化成強烈的畫面。這是詩的另一種作用。如今，以何其芳的詩，與冰心的比較一下，後者就顯得有些鬆弛感了。

③ 目前的新詩

本地的新詩一向來都表現得很傳統。我所謂的傳統是指其詩的型式。本來，一首詩的好壞並不在於其型式的傳統否，然而詩寫作者私自以傳統的方式去拘束自己，那麼他們的作品質素就多少會有個折扣了。

本地的新詩在型式上多少都承受中國五四運動時風行的新詩體，有些作者甚至故意模倣那時的作風方式。有些人很鼓勵如此做。但我自己感到這樣做未免有點開倒車。由本地一些作品來看，這類的模倣是不太成功的，時常令讀者感到它們遠不如卅年代的作品。模倣，無法勝前人，反而更差，這是多麼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同時，我感到在詩句中，語言的彈性達最高限度；因此若寫詩時受某種條件的拘束，語言在詩的作用亦勢必受限制。因此，在這種情形之下，用某種教條來限制自己寫詩，對一個詩寫作者來說是十分不智的。

在本地的詩作者中（指以傳統手法寫詩者），我曾經一度非常喜歡柳北岸的詩。一口氣讀了他幾本詩集，事隔數年，如今又在一些報章上看到他的作品。而我，一眼就看出他的作品。數年來，他的詩型並沒有改變，一樣是那麼注意韻脚，一樣是那麼注意其音樂性。沒有改進並不是維持水平的一種方法。柳北岸君似乎是走進了一個圈子，走不出來。如果他能超越數年前的他自己，或許讀者會更加歡迎。

一首好詩未必需要韻脚，但若句句詩都注重韻脚，那麼那首詩多少都會辭不盡意。如這一句：「每一隻蝴蝶，都是一朵花底鬼魂，回來尋訪它自己。」雖然它的排列型式是散文句，可是讀者讀後却感到它的詩意非常的濃。因此，我說它是句很淒美的詩句。它沒有韻脚的條件。但很詩意，是不？周夢蝶有一首詩，我們看不到韻脚，但這首詩並不因無韻而失去美感或音樂性（節奏）：

你底影子是弓

你以自己拉響自己

拉得很滿，很滿

每天有太陽從東方搖落
一顆顆金紅的秋之完成

於你風乾了的手中

爲什麼不生出千手千眼來？

既然你有很多很多秋天

很多很多待搖落的自己

(九行)

痲弦(台灣)說：「我認爲語言是一種魔術，語言本身的伸縮性很大。語言像一根極具延展性的銅絲，你可以把它拉直、繞曲，可屈可伸，變化無窮，這是詩人最大的武器。」這話我是十分贊同的。胡適之所以提倡白話詩，目的是要那些詩人跳出平平仄仄平平的死胡同，他是要詩人有更充份的權力去應用其語言的特性。然而，後來的人却有自甘掉入一個韻律的圈套。可不知九泉下的胡先生作何感想？

在本地一些已出版的詩集中，我發現有些所謂的詩，根本沒有詩味，只是一些散文句的折散排列吧了。讀這一類的詩，有時會令讀者們心中起一種受騙感(特別是我)，它明明是一句簡單的口語，却被人折散排列，則曰：詩焉！本地名詩人苗芒先生就會經如此不幸的寫過一首題名爲「剷泥機在吼」的詩，他的詩內容我特地將它還原爲散文句，看看讀者們是否發現其中含有詩意否：「別看剷泥機醜陋(此句本爲分排成三行之原詩)別看剷泥機笨拙(原分三行)剷泥機他有好身手(亦分三行)。鋼鐵的身體(二行)銳利的刀口(二行)剷泥機一怒吼(二行)大地要發抖(二行)。」上述是苗芒先生大作的前二段，由七句口語組成，却分成十七行及二段排出。以這種方式寫詩，(別人的感覺是什麼我不知道)我覺得未免太草率且輕浮了一些。我在這七句中，只看到很原始的韻脚，却看不到什麼感人的意象，更沒有什麼聯想。因爲作者的語言給用僵了。如果認爲有韻腳的句子就是詩，那麼我們的詩人就多如建屋發展局的組屋了。

本地其他一些以傳統手法寫詩者的作品，很多都逗留在三十年的表現方式。我說過，在現今這個繁雜的社會中，這種表現方法是不能滿足詩的內涵的。在這些詩寫作者中，其中有一位周祭者，他的詩曾一度改變作風，勢趨現代作風，但無法擺脫舊影子，又再掉入老套。看來，創作還須要超人的胆色才

行。我們看看畢加索一生的作品，就知他是如何以超人的胆色不斷的超越自己，拋棄已逝的自己。他之所以偉大就是如此。

曾經有一位作者在南洋商報一文藝副刊中提出：詩人應拋棄其地位，要寫一些令人看得懂，特別是工人及三輪車夫也要看得懂的詩。我覺得這未免有點滑稽，我很懷疑那位寫作者是否知道「詩是什麼？」回顧中國文學史，詩以唐詩爲首，但沒有什麼跡象顯示出，唐詩中的詩者在創作中會考慮到所寫出的詩，「茶房會不會看得懂？」之類的問題。服務群衆只是句政治口號。在創作的領域裏，國界是不存在的。因此，一切政治口號最好不要亂套於創作領域。

④ 現代詩

現代詩在本地興起，不知不覺已有將近十年的歷史。在這段時間內，寫現代詩的詩作者受到各方的阻力，這些阻力有來自社會，有來自文藝副刊的編輯，亦有來自讀者。然而，有時有些事件是阻力所無法壓制的。所以，現代詩就如青草似的生長起來。

由現代詩出現文壇以來，一直到如今，對它的存在提出攻擊的人至不可計數。現代詩在本地會被一些有上十年寫作經驗的人說成「毒草」，這點可看出它對現今一些不肯求上進的寫作者有着龐大的威脅。其中又有些人酸溜溜的說它是新潮文學。然而，搞現代文學的朋友們雖然每個都是血氣方剛的小伙子，但他們的涵養却好得驚人。他們只是默然工作着。

我不知爲甚麼有些人會視現代詩爲蛇蝎。我想其中有些可能是受那些無知的文壇打手所誤導吧。據說最近有一學校出一本文藝刊物，原本是要報導一個有關現代詩的學生座談會。而後却受了某方的壓力，被迫把這座談會取消。由此事我們可以知道現代詩在本地是如何被排擠。而讓我們環視外地文壇，它正是欣欣向榮呢！我們是在閉門造車乎？

一般人對現代詩攻擊的目標是難懂。我們應清楚的知道藝術和娛樂是有清楚的分界的。詩的難懂是詩的原理性。不只現代詩難懂，古詩亦有所謂的含蓄（其實就是難懂）。形成難懂的主要原因是現代詩的本質，現代詩人要在他的詩中通過繁雜的意象告訴讀者他所感受的東西。但在詩中他引用了好多意象或暗喻，因此兩個人（詩人及讀者）之間若沒有經驗如詩所述的經驗，便不會產生傳達的機能。因此讀

者就感到某詩難懂。另一方面，現代詩詩句本身就是語言的濃縮，看慣口語似的讀詩朋友，一看現代詩當然就不會產生那種「一看就懂」的閱讀效率了。而那些懶於思索的詩作者，當然也無法信筆就能寫出精煉的句子。我曾經有一位朋友，他心目中有個錯誤的觀念，以為「難懂的文體就是現代詩的技術」，因此他就寫了一些似懂非懂的詩句給一專刊載現代文學的副刊。結果全是投籃之作。由此可見，現代詩並不是像某些人心目中以為的那麼容易寫。現代詩的難懂似乎是它的特徵，日本的村野四郎認為現代詩爲了要對現代要最忠實最純粹地追求現代的價值，所以就不得不難懂。

另一方面，現代詩是人性的詩。它常常由詩作者的內心出發，透過社會的理性及科學化所產生的局面，分析自己或某一件事物。因此，一首現代詩可能是一張心圖表。要理解它當然不是件易事。

現代詩並不是十分難懂，它只要讀者們用心思索一些吧了。看下面這首流川的詩，真的很難懂嗎？

不知道火種厲害

不知道外婆披的

狼衣多麼虛偽

你笑，他笑

一種未成形的

星子可以摘下來意念

而稚子尙未成人以前

人尙未是

企鵝，野馬

猴子，麻雀

思念是淺灘，沒有深度

映現眼中

映現眼中

一簇簇的花笑

這是一個皎潔的世界

一種天真

(無邪)

作者全沒提到孩子的字眼，但我們讀了全詩就知道作者的用意。像詩中那四個動物的名字，有些讀者可能就無法捕捉。但假如你是一個有兒女的人的話，你很容易就知道作者是用這四種動物的形像，去形容孩子生長中的四個過程了。

現代詩在某一些人的眼中是頹廢的，所以他們稱它爲新潮詩或毒草。我個人感到，說這類話的人他是別有用心。當然他們居心何在，外人就不得而知了。而現代詩是否頹廢，我覺得這問題是多餘的。流川那首詩就把這個說法給截穿了。另一方面，也有些人說現代詩不能表現現實或反映現實（我早說過這是句政治口號）。這種說法更幼稚，本地的五月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的現代詩集，其中描寫妓女、酒吧的詩少之又少。我感到整天到惹蘭勿剎向妓女吧女尋靈感而作出的詩才是頹廢的。不能反映現實。現實是甚麼？不能反映人民大眾。人民大眾是甚麼？難道說所謂的人民大眾一定是妓女、三輪車夫嗎？現實就是那些挑水泥走木板架的場面嗎？有些作者的眼光就只達鼻尖而已，誠屬不幸。現代詩不能反映現實與否，我們看文愷的這首「小丑」：

自尊爬在地上

仍再掙扎

將自己的嘴臉誇張

一滴大大的

血色的淚珠

描在自己的臉頰上

他不哭不笑

而却感覺笑聲與哭聲

似一堵一堵牆

向他襲來

倒壓在他身上 (小丑)

再看牧鈴奴的「珠石小商人」的其中一段：

遠處幾朵紅花，遠鄰是喇嘛

眼前青牙的香蕉

暹廟的澡堂。今日暫不回望，一再嘀咕

訂下了一枚戒指的價格

天氣好熱啊

蜈蚣在舌上，他有寡婦般冷艷的

孔雀石，成串的樹脂

他辛苦兜售

一大堆七彩的假珠寶

看這兩段節錄的詩，我們可以從詩中看到二種社會上的小人物的生活方式及其內心的苦悶。特別是小丑一詩。由這兩節詩看，它們難道不是在反映着某個階層的人民嗎？

寫到此處，讀者們可能說我一直為現代詩打氣，而忽略了一些傳統詩。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我喜歡看詩，但却不愛看到那些白開水似的詩，我寧願用一個晚上把周夢蝶（台灣）一首詩看上千遍，亦不願花一分鐘去看一首由散文句所折散排列的詩。詩重詩意，要有適量的含蓄。那種口號式的詩型已不合時代，或許在政治立場上還有用場。我不否定傳統詩的存在價值，其中亦有可嘉者。但若詩作者只以名氣壓人，不求上前。我就不如多看看現代詩，寫寫現代詩了。最少，在寫現代詩時，詩作者還有創造的最大權利。

在這兩三年來，由於寫作現代文學的人多了起來。在星馬文壇形成一股新衝力。因而引動了另一批知名作者在�一些報刊上大談什麼是正統文學，言下所指，無非是說現代文學乃旁門左道之物也。這點我看來似乎有點像電影廣告宣傳語，「某某公司出品，必屬佳片」之類。雖說文人自古相輕。但這不是相輕問題，而是一個作者的人格問題。到底現代文學是不是這時代的正統文學的問題，活在現代的人是無法批判的。然而有人敢斷然批判，那這人的動機就不得不令人有所懷疑了。

有人以為現代詩只是些文字遊戲，是一些吃飽了飯無事做的人所搞出來的新潮玩意。說這類話的人

是相當不負責任的。在我看來，有些時候一些現代詩的社會價值比一些傳統詩來得更好。我們看英培安的這首「侍者」：

肅立仿企鵝之姿

露齒。向左

對準紳士的領帶

向右。對淑女的胭脂

動靜有文法

皮鞋很押韻

而且衣服

又具格律

而主要的是

富於貼土的銀盤

可以折腰，可以製造

非常風度的君子

說這是一首諷刺詩是不會過份的。全詩都用諷刺的手法寫成。它把一個侍者的那種爲了貼土而打躬作揖的特性給寫活了。當然，並不是每個侍者都如此。但其中也有不少是像詩中那樣的「企鵝」。須知星洲乃一大商埠，酒店及旅館林立，這首詩正反映着一批活在這些地方的人的面貌。它的價值存在是不能被否定的。然而，讓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首由名詩人周槃所寫的「深沉的夜」：

在深沉深沉的夜

燈熄了 人語微了

虫兒也不再歌唱

當一切都已靜寂了呀

這地球 好像
也停止了運行

就在這一剎那

群星紛紛張大

眼睛

驚詫地下探

讀這一首詩，當然比讀那種散文折散句來得好一點。但是，讓我們看看詩的內涵。是些燈啦、虫兒啦、星星啦等，有點「風花雪月」之感。同時，這首詩全是作者虛構的。當然，一個寫詩者的頭腦思索力應非常發達。但所思的東西最少要有些社會價值或反映現實呀。從這首詩我們無法洞察社會，它只把我們帶入作者的夢幻中。因此，它和前一首詩比較一下，在社會價值上來講就輸了一層了。

就是講詞句吧，它也輸給一些現代詩句。如它的第一句「在深沉深沉的夜」。讀者知道那夜是深沉的，但深沉到什麼程度？作者似乎懶於去思索較好的形容詞，只用一個疊句草草把那句打發。讓我們來看另一句由南子寫出的描寫有關夜的詩句：

華美之夜，夜以一千葉金屬片

敲出滿天的星光

（摘自夜的斷面）

再看英培安描寫夜的白沙浮的二句：

在夜晚，夜晚十二點的白沙浮

且擲一個比空酒瓶還要淒涼的狂笑

南子的二句詩，第一節告訴讀者那是個華美的金屬片敲出滿天的星。這二句詩給我們聽覺（金屬片互敲）及視覺（滿天的星）的效果。英培安的夜晚，却以一個擲酒瓶還淒涼的笑來形容白沙浮那些靠皮肉生涯者的夜。而周祭的夜晚，只告訴讀者「深沉深沉」，真令人有摸不着的感覺。

引證了許多理由，這些理由在內行人看來或許是十分膚淺，但我的目的只是想針對一般人對現代文學（特別是現代詩）的原有誤解，作一個淺淺的說明。現代文學是否會滅亡或盛起，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只好等待時間加以說明了。

歸雁

葉子的故事

每片葉子都雕塑一個故事

於是就有無數的故事綠了枝桠

吮盡陽光金黃，烏雲陰霾

葉子終要被霉

而故事在舌頭間傳遞

葉子以乳芽和純潔的微笑

和跳躍的旭陽在荒野打滾

葉子以濃眉和健壯的臂膊

隨酷陽由土地上犁過

葉子以空洞平滑的齒槽

伴夕陽在墓中寂寞

時間像一個少女

嫁出去就不再新了

於是狠狠地踩着

一個繼一個的足印

黑色的鄉土，因時間的腐爛而潤沃

時間下了一季又一季的肥料

秧苗茁長

枯葉已青

在微風中

詩被揉成烟絲

烟筒燒成夜的鬚鬚

那一春的醉意

連月亮也泛起了紅暈

我的懷念 留在雲南園

離開雲南園不覺已經一個月了，生活在香港幾個月，使我有生活在一個充滿了各種聲音的屋子裏的感覺；這裏的聲音，使我想起了那邊的安靜，想到那邊白天的蟲聲！

午後，宿舍裏只有輕輕的風聲和細碎的相思樹葉子的響聲。白雲在屋頂上舒捲，有時她也願意拈足在綠尖上，從風動的綠簾子中，細細地窺探那些女孩子安靜的午睡；然後，又輕輕地，不動聲色地拂着那寬大的白袍子離去，好像大聲一點就要驚動了女孩子們的午睡似的。白雲走了，留下風獨自在唱那悠長的催眠曲，唱出了那個悠長的、恬靜的下午。

黃昏的五彩是看不盡的，圓山頂上，你可以肆意地欣賞晚霞的羞紅與綠樹青山的默默含情。遠遠的大海成了一條藍綵帶，婉婉地繞着浮在海面上的深藍色的海島。眼底的低谷裏所飄起的炊煙，像凌空的仙子，她在你不察覺間，悄然地替你插上一雙羽翼，把你帶去追尋白雲的踪跡；去點燃星星之火；去輕叩月宮的銀屏！等你雲遊歸來，那又是另一幅不同的圖畫在你眼前呈現了：青的山，綠的樹，都滲上了黑色，都前前後後地裝點上了許多小亮點；那邊的山谷，也不知道被那位姑娘遺落的白紗巾蒙着了。

晚上常常是一段緊張的苦讀，不過，那裏很靜，你不必擔心突然會有一陣車聲把你的注意力分散；

不愁喧天的竹戰聲把你的戰聲把你的靈感嚇跑。你只怕那裏太靜了，使你容易打瞌睡，倦了，你可到外面透透空氣，散散步。宿舍前的山路，彎彎的，都種滿了許多相思樹，在它們蔭密的彎葉子當中，亮了一個個的圓燈，使你很容易誤會那是一輪明月。你靜靜地走着，人不響，樹也不響，只有燈光佻皮地是一片片彎葉子印在你的臉上、手下和腳上。光與影的交錯，給你繪出一幅動的、變的圖畫，你該知道，光明裏，常有黑暗的影子，你有沒有想過如何使光明與黑暗完全分開？

滿月鋪就了一條銀色的山路，綠葉子發亮了，燈光黯然失色，變成一團昏黃色，懶懶地照着葉子、馬路，好像是說：我倦了，累了，讓月亮來吧！銀河橫在天空中，爲月下的行人編纂了一連串的故事；獵戶星座的威風正够，腰帶下掛着的長刀，在悶悶生光；北斗星偏在一邊，默默地指向北。你聽見嗎？他在說：月亮有一天要缺的，銀河有時也要隱去，只有它是永遠指向北！

有眉月的夜，是朦朧的夜，淒迷的夜。蟲聲叫得特別輕，好像牠們也知道這時的夜是給一片薄紗包裹着，聲音一點就會把薄紗戳破。在這種時光，你不要做甚麼，有興趣的話，盡可以讀一讀唐詩，或看些英國浪漫時代的詩。

我忘不了下午課後喝下午茶的清閒；我懷念那坐落在文學院前面的馬路下面，傍着路，屋頂與路面齊高的「山店」；難忘在那裏一杯熱咖啡，三幾個好朋友，上下古今閒聊的情調！在「山店」裏押熱茶，聽急雨打在瓦答的屋頂上的響聲；看插入長長的茅草間的雨線，不由得你不神遊舊詩中所描繪的古道野店！那是怎樣的一個清緻高遠的情趣呵！離開一個月了，我不知道「山店」是否依然躺在那個土凹裏；不知道那些石桌子是否依然放了許多在胃氣的咖啡；那些竹椅子是否還坐滿了許多忙中偷閒的同學？不知道在那裏的朋友們，是否還在下午課後，踏着被雨水淋濕而變得很滑的泥路，到「山店」裏押熱茶，把笑語閒話留在茅草的歡歡裏！

啊，無數的回想，應該是留在雲南園的；無數的思念也應該寄回雲南園！然而，我終於在那麼一個靜寂的早晨，像來一樣時，悄悄地離開她，離開這個多彩多姿的園地，別問我爲甚麼？雲南園有說不完的美景，收不盡的彩色，也有談不完，說不盡，剪不斷，理還亂的愁緒與苦悶！這絕不是一個局外人所能想像的。爲了一個理想，爲了一點希望，我這就離開了，沒有後悔，也沒有留戀；只有說不完的深長的懷念：對那裏的山、樹、對那裏同學的苦悶！

來到了香港，也算是渡了洋，出了國。香港的夜是閃爍的，多彩的，香港的生活有人說是迷人的。

但是這個新的生活與讀書環境，對我却是一個大差異！在這裏，我好像進了另一個學術的疆場，走入另一個學問的國度。雲南園帶來的苦悶，都溶在這裏的空氣裏，現在不怕沒有人指教，只怕自己不中用，不堪教！這是負笈重洋的代價啊！

如果說雲南園的生活像一首詩，那目前的生活應該是一篇耐人尋味的散文；詩給你美的境界，給你描不出的畫面，給你幻想；散文却使你超脫，叫你深思！人需要美，更需要知道怎樣認真地思想。如果兩者不能兼顧時，在我是願意選擇後者，但願我沒有選錯了——當然，也許有人正說我選錯了。不過，不管怎樣，我並不後悔，這是自己選擇的道路，怎麼能對自己反悔呢？儘管我的懷念是留在雲南園，留在她懷中的青草綠之間，我願意夜夜在香港不斷的喧鬧聲中，在心底細撥雲南園寧靜的曲子！

秋
紅

無牆的孤單

進入

你千層的孤寂

沿月色幾乎冷却的邊際
附近的

深遠的

一串鐘音

點着蓮火

● 來叩你無牆的孤單

於這空掉的夜開盡門戶

等候你的

是滿夜睡眠

● 在拭過的鏡面上

你像一株

白晝裏穿越門鎖的洞口

與室內冷冷的白壁擁抱的陽光

● 榮華碎成一碟灰墟

一篇涉及回教先知的小說

「陰霾密佈」及其他

作者按：有關「陰霾密佈」這篇小說所涉及回教先知的內容，我不便予以節錄或敘寫，本文祇是浮淺地勾出「陰霾密佈事件」的概況，俾使讀者對印尼文壇現狀獲得一點輪廓，如果文藝工作者能够學習到一點H B雅新那種「爲創作自由而辯護」的精神，那便是我最爲企望的。

稍爲涉獵馬來（印尼）文學的人，都會認識H B雅新（H. B. Yassin）這個名字。雅新是當代印尼文壇最著名的文學評論家。雅新曾經出版過廿一部文學論著及九部翻譯理論作品。雅新現任「文學月報」（Sastera）的出版人兼編輯人。

雅新的真姓名是韓沙·巴古·雅新（Hamzah Bague Yassin）。

打從幼年時代，他的父親便鼓勵他攻習回教義理，希望他將來成爲一個回教學者。

然而，他卻使他父親失望。他爲獻身文學而奮鬥，把宗教信仰拋置於理想的後頭。

如今，他已經五十三歲了，他還沒有成爲一名回教長老，卻成爲一位開拓印尼近代文學

的理論家。

一九六八年，「文學月報」八月號刊登了一篇內容涉及回教先知的短篇小說，一時轟動了整個印尼文壇以及回教社會，這篇小說就是基班夷古斯敏（Ki Panjikusmin）寫的「陰靈密佈」（Langit Makin Mendong）。

「陰靈密佈」事件前後蔓延將近兩年，印尼各報刊及各階層人士都參與漫長的論爭。結果，該篇小說被指為有意「藐視先知默罕默德」，該作者班夷古斯敏被斥為犯了滔天大罪的「無神論者」，而刊登該小說的「文學月報」的出版人兼編輯人H B雅新則被帶進法庭里審訊。

有人把「基班夷古斯敏」（Ki Panjikusmin）這個筆名，作了下列的剖析：

Ki = Kibaran（飄揚）

Panji = Panji？（旗幟）

Kusn = Komunisme（共產主義）

In = Internasional（國際）

那麼，這個筆名的含意便是：「國際共產主義旗幟飄揚」了！

到底基班夷古斯敏是何方神聖？其幕後是否藏有其他動機？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公開知道確實的情形，而H B雅新也堅持絕不宣佈作者真姓名及其通訊地址。作為一個勇於負責的編輯人，他有義務為作者保密與祖護！

一九六八年十月廿五日，基班夷古斯敏致函「卡米月報」（Harian Kami）向全體回教人士道歉，並願撤回該篇小說之流傳，以促使該事件圓滿結束。

雖然如此，印尼回教社會仍然找不出基班夷古斯敏的真正身份，而H B雅新卻以殉道者的精神昂然跨上法庭。

今年九月間，「印尼快報」（Ekspress）週刊記者終於會見了基班夷古斯敏，可是，他宣誓絕不洩露基班夷古斯敏的身份及其住址。以下是該週刊記者與班夷古斯敏的對話：

問：你現在已經信奉回教了，是嗎？

答：可是……可是，還未正式。

問：你是否已學會祈禱儀式？

答：我還會祈禱，目前只在嘗試階段，我們又何必假裝偽君子，自欺欺人呢！

問：你是否預料到這篇小說會引起轟動？

答：不。相反地，我還以為它會獲得回教人士的支持呢！

問：你的小說內容涉及回教先知，你已經犯下罪惡，你知道嗎？

答：不知道。

問：爲甚麼？

答：因爲我堅信我本身的概念。我堅信我的小說並未觸犯上帝的誠條。

問：怎能知道？

答：那我倒要反問你，你怎能知道我觸犯上帝？

問：回教社會對你的攻訐和抨擊，你有何表示？

答：那些都是幼稚的行徑，譬如示威啦、吶喊啦、恫嚇雅新啦……那些都不能解決問題。

。唯一解決的途徑，是把事件交予法庭作合理與公平的裁決。

問：既然你堅信你沒做錯，那你怎麼不挺身而出，反而把這事件讓雅新一人去承擔呢？

答：當時，我原想現身說法的；可是雅新他老人家已經先替我承担一切，我也只好不

違拘他老人家的意思。

問：你認爲要批評回教，是否一定要通過像「陰靈密佈」這樣的小說？

答：那也未必。

問：那你今後是否還要繼續撰寫像「陰靈密佈」這類的小說？

答：要，我將要繼續寫下去。不過，下次寫的將是有關基督教的，我要寫耶穌、瑪麗亞

及其他人物，我將要看看基督教人士是否也會這麼激動。

問：你的筆名「基班夷古斯敏」，是否具有其他涵意？

答：沒有。「基」是文雅的字，「班夷」是我姐姐的名字，「古斯敏」則是我小時候的

乳名，如此而已，別無他意。

H B 雅新本身是一名回教徒，由於這次他承担起「陰霾密佈」事件的一切咎責，因此，引起了回教社會對他的反感，尤其是對他信仰宗教的虔誠發生懷疑。

可是，H B 雅新却毫不猶豫地爲他的立場辯護，他說：「文藝工作者擁有絕對的創作自由，這項自由權絕不受任何壓力（包括宗教方面的壓力）所限制，如此，作者의 思想和意識才能發揮到淋漓盡致，作品才能臻於至善至美！」

當然，印尼的回教徒是不會苟同雅新的見解的，至於我們這批從事文藝工作的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觀感如何，相信大家都心裏有數吧！

（取材自「寶石月刊」（Mastika）十二月號）

貝零
家鄉

一粒闌珊燈火
從我的掌心
飛出

母親數番檢視我的小手掌
宋留麻衣 詮釋我的乳名
母親嘆

祖母指點我一顆星子
祖母教我合十

把嘴脣湊在愛唸菩提子的手指
許願 祖母要諸神保佑我

而父親的笑聲呵呵

訕古

寒夜來時 風咻咻

母親說

這孩子不愛穿厚厚的夏季

那個孩提

踢到一塊石頭

樹上有一隻病烏鴉

口啣枯枝一根

在一塊墓碑上

撿拾到自己的名字

八歲的妹妹嚇得哭起來

弟弟忙着幫我

把那塊墓碑砸碎

把東方人的迷信驚走

迢迢千里

我家鄉甚麼模樣

今夜 有一個孤獨的孩子

在病中

凄然看見一輪明月

一點盤古奶香

繼之長久

這些 皆要我畫下

婆婆。父親，姆姆

弟弟和妹妹

小營火蟲呀

我諸多的童年

風訊

■日本名作家三島由紀夫的介紹文字，是本刊本期的一個專題。三島由紀夫的戲劇性剖腹自殺，是月來的熱門新聞，也引起了人們閱讀有關他的文字的興趣。有不少讀者和作者來信，希望我們作一個系統性的介紹，編輯室決定以有關他的文字作為一個專題，是臨時的決定，事先一點準備也沒有，就比較難有更高要求的「系統性」了。

■三島由紀夫的生和死，是一個莎士比亞式的悲劇，充滿了生死的矛盾和衝突，*To be, or not to be?* 仍是一個恆久常新的問題。

■我們無意、也無法用一個固定的標準去衡量三島由紀夫的行動，他的事件，世人的譴責多於同情，他自己國家的首相也說他是神經病，在一個角度說，他是企圖恢復罪惡的軍國主義，在另一個角度來說，他是身體力行日本的武士道傳統。護衛傳統，在一般的眼光中，是民族英雄，但放諸現實，則又是一個看法。這是一個值得沉思的問題。至於他的行動是否影响人們對他的作品的看

法，則又是一個文學上的問題了。

■在短促的時間內，編輯部的朋友又忙於邀約作者撰寫翻譯及整理有關資料；爲了配合小禾、流川、南子、周喚的四篇專論，我們也轉載了行雄節譯自「憂國」的一篇小說，原文刊於香港的本報姊妹刊物「中國學生周報」。

■蕉風革新後，已出版了三個專號——詩專號、戲劇專號、小說專號，另外還有四個專題——尼金斯基專題、牧鈴奴小說專題、蘇辛尼申專題、三島由紀夫專題，這一系列的推出，內行人不難發現，這是有系統、有價值而重要的推介，這些我們不願多吹噓，就讓時間去印証吧。

■一九七〇年又快過去了，在緬懷過去的同時，我們也在計劃未來，在一九七一年新的年間，我們將打算推出三個專號，那就是馬來文學專號、留學生專號、中國古典文學專號，同時，也將刊出不少認爲重要而有價值的專題。

■創作方面，沙燕、水生、溫任平、飄貝零的文字都是第一次在蕉風刊出，對於新秀我們都儘量鼓勵。

■冷燕秋爲留加拿大的社會學碩士，這是他給蕉風寫的第一篇詩。

■影是留學香港中文大學的女孩，在留港前，曾在星洲南洋大學唸書，這篇散文是緬懷過去的紀念文字，寫得很真很美很感人，令人一讀再讀。

■紀岳翻譯的「陰霾密佈」及其他，給了我們不少的啓示，實在的，作爲編者都應該有勇於負責的精神，而勇於大胆表現則是每個作者應有的創作態度，這樣，才能使文壇充滿生氣而不斷躍進。

■許多讀者作者給我們的愛護和讚頌，除了說聲謝謝，就不想說甚麼了。我們一再說過，我們曾不慣於聽覺掌發出來的掌聲；用心編務，儘量接近年輕作者的作品，發掘他們的才華，給他們最大的發揮機會，是我們的本份。說實在的，一份文藝刊物因讀者作者的眼識而有了形狀之後，它已不知花了編者幾許的心血和精神了。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二元八角，全年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美林報業公司： Million Press Co.,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 閱 期 數	期 起 至 期 止
訂 費	\$
註 備	